

啓○日暈白雲如氣自坤方至東方布天暫時而滅

丁丑日暈四方沉霧

已卯尚刑牧使申潛卒潛資性英邁又工於書畫善綴文初以

賢良科進已卯之禍坐廢者二十年卜築于我嵯山下以書畫自娛

若將終身 仁廟朝特授以六品職居官勤慎不曾有誤事及為尚

刑有惠政民愛之如父母以廉謹陞通政未幾而卒惜乎其未大

施而天奪之速也傳于政院曰今見慶尚道觀察使權書狀則尚刑

牧使申潛身死此人廉謹自上甚為惻然米豆并八石致賻可也

庚辰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景福宮重修記 今可製者多製擇用

請副提學鄭惟吉僉知李滉為入清簡官雖高居家與布衣無異門庭冷落性理之學文墨之藝

俱極其妙無出其右者士林皆重之並令製進且殿閣額字大寶箴七月篇及抑

戒皆用李滉所書賞格之典不可闕也大抵滉之為人理學詞

章兼備而持身清謹宜在經筵官以備顧問答曰啓意知道賜

李滉熟馬一匹作記事如啓

辛巳傳曰昨夜入直軍士死於闕庭此必凍死言于兵曹使無

東傷

史臣曰 聖上之教丁寧惻怛若推此心徧布四方則寧有凍餒之民乎

○諫院啓曰古之人主凡有舉動出警入蹕穆穆皇皇萬人所瞻仰未聞左道間於其間也今者移御時以童男童女異服異儀前導輦前之事凡在見聞甚為駭恠又為之習儀比諸朝廷大禮尤為未便禳謝之事雖或有前例實出於左術不必取法於今日請勿舉行 答曰移御時禳謝非為其左道也為禳災也自古有之不須改也

史臣曰人君之一動一靜一出於正然授可以表率萬民而貽軌後世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今禳謝之事雖曰被除不祥而安有千乘之主以妖術異儀為法駕之前導者乎其不正甚矣

壬午諫院啓曰機襍小數本出於左術鄉里有識者所不肯道豈可施之於命令舉動之間哉今者上有圖形之教下有習儀

之請先是其可請引君當道者乎此不過逢君之過而已物情極

為未便請大駕還宮時勿用禳謝異儀以肅威儀答曰不允

史臣曰諫院之所以爭之者得矣然其所以解聖上之感

則未也惟德可以勝災苟不修德禳謝何關以此爭之則庶

乎其可也惜乎其未之及也

○夜流星出元星入房星下大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癸未工曹參判金益壽為人躁妄其妻以妬見出而其子希善

觀祭使歸愛官妓多有齷齪之事前後啓曰臣之子希善以無

妹獨子生一男而相繼身死妻子年幼多疾無望長成以兄之

子希逸立後今則妻子年長可堪奉祀希逸繼後請還罷何如

答曰從願可也

史臣曰父子君臣同一義也一委質為臣則無可絕之義至

於父子何獨不然既為之父為之子則後雖有子義不可罷

而况於有妻子乎益壽以希逸為子之時雖有妻子未嘗許

通故請立後既許通妻子之後請還罷其意蓋為此也曰妻

子希逸立後既許通妻子之後請還罷其意蓋為此也曰妻

子年幼多疾無望長成故以希逸立後此特欺罔君上之言
其心孔壬矣

○慶尚道星州地震聲如雷

甲申備邊司啓曰倭人信長所造銃筒制度雖精而藥穴入火
不易發九不猛其言曰藥不良故也明年更來試之云厚待還
送事請令禮曹議定傳曰可○上移御于景福宮童男童女各
二人衣班衣前導輦路襍謝事也

乙酉備邊司啓曰柳忠弘以監造銃筒事往在倭人信長所留
之處信長曰日本國薩摩州倭人有自貴國耽羅島逃死而來
諸其山川形勢欲於明春風順之時大興兵船聲言作賊於
大明而實有意於貴國耽羅島云此言雖不可盡信在我固當
有備無患濟州牧使今當適任請擇差以遣防備諸事預為指
置何如傳曰知道新差牧使大臣相議注擬可也○日微暈

丁亥以洪暹蒸藝文館提學

因尹春年推讓而授之

姜士尚為吏曹正郎

睦詹為司諫院獻納

○夜流星出北極

星下入北方天際狀如

鉉尾長二丈許色赤

已丑全羅道龍潭雷動

辛卯 上視畫膳于 文昭殿○以慶尚道左道救荒教差官李

友閔狀啓其狀曰臣巡審本道失農各官則或極川廣野無一旬

敗使不至流離轉丐乞者於賑濟場盡情供饑矣九救荒諸

事守令等狃於尋常恬不動念極爲痛心其中尤甚者啓聞拿推

則庶可聳動民之缺良法於去年而派離之人不如去年之多

心常惟訝廉詢民情則曰一離鄉土之後生還復業者百無其

一故今雖十分負艱專仰官家賑救而寧死本上處處位隙未

為於憫道內官倉舉皆空虛推後賑救而計無策許多生靈未

由分賑表熟之前猶可以分賑而明年兩麥或至不實則坐而

待死右為可慮私儲穀價累年不償有穀之人閉糶不救大抵

為國之道不可失信於民道內列邑分置木綿傳于政院曰觀

正布量數題給使儲穀之人不至缺望何如

此書狀則民生至為矜惻下于戶曹速令舉行今者頑習大成

朝廷憂慮雖極而守令無盡心救荒者其中盡心奉行者懶慢
尤甚者敬差官與觀察使同議分辨馳啓事下書可也
壬辰傳曰頃見罪案見囚者多矣大抵隆寒盛暑則尤加欽恤
使不至於殞命近來日氣甚嚴各別察護事言于刑曹○上視
畫膳于延恩殿○夜坤方如火氣○全羅道金堤雷動泰仁

雲晴大風雷動礪山萬頃益山臨陂鎮安高山沃溝雷動電發
地震

癸巳全羅道咸悅雷動電發地震

甲午茂長儒生安瑞順朴仁弼上疏陳民間之弊兼圖飢民流
離之狀以獻傳曰在於草野愛君陳言良用可嘉且看圖畫民
生纒離之狀予甚惻焉○禮曹啓曰唐人閔進被捉于義州潛
通買賣之禁前年別為申明而義州官吏不能禁斷以致如此
請議于大臣定奪答曰收議于大臣

乙未領議政沈連源議唐入交通瀆相買賣為患已久前年嚴
立法條使之禁斷而同州官吏常時不能糾檢亦復如是依事
目施行為當唐人則移咨遼東使之治罪何如尹元衡議同左
議政尚震議義州與上國地面只隔一江彼此交貿勢所難禁
故為立禁斷節目極為嚴密而謀利邊氓猶不知畏乃復誘引
唐人可謂頑悍唐入所謂面生二人定在城中尋捕貨不置法不赦
但官吏等依事目坐以大罪則開他日匿不以聞之路今既報

知不可全糾治之捕告者亦宜賞物以勸後來唐人取供解送聽遼

東都司慶決為當右議政尹既為人聰明居常喜讀書然性剛褊好察細務治第又極其宏後或者

以此此議上國人民與義州民人暗與交通潛行買賣其來已久中

間多有可駭之事雖嚴立禁條而以彼此俱利之故勢不能止今

聞進之被捉於州兵亦幸爾既已見捉不可徒縱送還當具供辭

修咨遼東使自處置但其供辭不直潛持物貨夜涉他境期會面

生之人萬無其理且被捉者雖進一人而亦必有作朋同來之人此

等情節雖問之必不輸服然初不詰問甚為踈漏修咨亦難又

無以指摘州人治罪臣意遣一諳練譯官令監軍御史再加盤詰

詳悉馳啓後令承文院修咨文押解遼東都司為當若義州官

吏則自能設法捉獲犯人非他事現設之比不宜推論傳曰遣諳

練譯官與監軍御史再加盤詰事如右相議捕告人賞賜事依左

相議為之○慶尚道軍威虹見

史臣曰近日災變層見疊出豈無致之之端乎良由於小人用

事變更朝章許通庶孽毀滅名分嗚呼國之亡無日矣

丙申咸鏡道觀察使金光軫狀啓曰今年冬氣候異常自十月至
十二月之終一不雨雪盲風逐日土脈乾燥途路折裂沍寒倍常
至於海汀鹹水例不合冰之處或四五里或二三里凍合堅凝人
馬通行海邊古老人等皆言近古所無極為駭恠云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七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八

十年大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丁酉朔 上率百官行望闕禮後陳賀于

兩大妃殿仍受百官賀

庚子 上召對○憲府啓曰近來人心頑暴無所不至少有嫌

怨輒思報復若不能於其身報之則必掘毀父母之墳以快其

心八道之中全羅如此前者既發府院君林百齡父母之墳而

辛亥年間又發知事金麟孫父母之墳當時或治或不治故此

習尚存又發叅議尹仁恕之父墳仁恕時為承旨聞其父墳皮

人必此人所為也上命推鞠焉一道之習如此不可不痛治以革其弊而南原

囚人丁詮掘毀仁恕父墳及匿名書事既為一一承服而及捧

結案之際恐被一罪還為隱諱故反為老獄至今不決請令本

道觀察使速為取服以定其罪答曰可

史臣曰此雖全羅風俗薄惡之所為而未必不由其人怙勢

縱恣以取仇怨之所致也然則其人之行事從可知矣

史臣曰仁恕以已之仇禍及於既死之父則當反躬自罪彌

慟不暇而反欲逞快私怨至於仰違 聖聰其無狀甚矣
史臣曰仁恕諂邪陰回狡猾無狀因緣內附違事權奸作為
鷹犬流毒搢紳釀禍朝廷人皆痛憤

○觀象監啓曰去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兩傍虹見而當該官慢
不致察請推考傳曰可○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丑賑恤廳啓曰飢民等雖以粥糜救活而若不給衣以禦寒
則將至凍死故去冬極寒之時敢以造給衣服啓請而今者纔
經歲除日氣向暖不必為之然正二月間亦或有苦寒之時恐
未預料也傳曰日氣雖向暖而不無復寒之理飢民若至於凍
死則殊非救恤之意戶曹公事勿為舉行○以李仲虎為藝文
館檢閱

壬寅辰時日有重暈各有戴內暈有兩珥其色皆內赤外青白
又有氣如虹作環貫至內暈色白巳時日有重暈內暈有戴兩
珥外暈有冠其色皆內赤外青白又有氣如虹作環貫于兩珥至
日左右色白○傳于政院曰近觀外方書狀或地震或雷動予

甚憂焉今日觀象監書啟日變或重暈或有戴冠至為驚愕不知將有何應而然也令弘文館考諸往籍以啟

癸卯弘文館副提學鄭惟吉等上劄曰伏以 殿下因日變之

奏即令臣等廣求前事臣等謹稽往牒開錄以啟即此以觀則雖其為變不同為應亦異大槩多出於衰世而時君世主迷不之悟終致覆敗誠可畏也今 殿下知所以戒懼而訪及臣等

殿下之心豈但欲見載籍之陳言乎蓋必有所望於臣等而求所以應災之道也臣等亦不敢只撫往事以塞 殿下之教也夫

災不虛生必有所召隨其戒忽休咎以應漢儒仁愛人君之說信不誣矣近來冬雷地震黃霧四塞凡所謂大異併出一時而終有此變上下之心孰不惶惶然責災於天不若責災於人畏災於言不若畏災於心苟求致災之由不難應災之道矣 殿

下當遇災之日篤弭災之誠顧於 聖衷而內省察之人事而

反隅政令之間慮有不一聽納之際恐有未盡懼庶恥之不勵念冤枉之或多不唯察之於日前而亦必思之於慮外不唯求

之於輦轂之下而亦必周之於海隅之遠大而朝廷之得失小
而閭閻之苦樂莫不覃思而極慮則災之所生自有其由災之
可弭豈無其道大抵陰盛陽微自然之勢也見下應上不爽之
理也比來異端日盛正道不行邪之勝正猶陰抗陽抱珥虹霓
暈氣冠戴莫非天地間陰邪之氣也安得不犯於衆陽之宗乎
嗚呼自古人君孰不知遇災之可懼人臣進言亦非不足而皆
不過視之以尋常文字間安望其應災之得其實乎此所以變
愈多而應愈慘也伏願 殿下更加省念飭身正事以答天
譴則轉災為福端在此機荅曰觀此劄辭所論當矣予以否德叨
承丕緒夙夜憂懼已非一載而衆災不絕之餘今又日變非常
予甚戰悚罔知攸措天人一理顯微無間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
於上豈無所召而然乎是予闕政之致也更加留省焉

甲辰 上親傳 宗廟永寧殿春享大祭香祝○未時大白見
於巳地

乙巳

上親行春享大祭于

文昭延恩兩殿

丙午傳于政院曰招通事崔世協中原一路亟聞問啓且去十月晦間 皇帝未寧召太子入侍宮中云然則已封太子乎裕土慶王出入故如是言之乎詳問之世協書啓曰臣入遼東路見一老人問中朝事答曰朝廷時無事但去十月已封太子云臣到遼東詣都司尋見禮房吏詳問其事答曰去十月晦間皇帝未寧再三召太子入內故道路傳言封太子然實未冊封也又問曰所謂太子誰也答曰裕王也○三公以災變請免其職不允○左叅贊任權以年七十禮當致仕製箋以進懇乞其退傳曰卿以三朝舊臣氣力不至衰耗重大之責惟老成然後能任勿辭○知中樞府事鄭世虎以年七十禮當致仕上箋乞退傳曰 先朝舊臣守 父王之陵功亦重矣况氣力不至衰耗豈可循例而辭退乎卿其勿辭輔予涼德○三公及備邊司堂上同議啓曰濟州措置事宜時方磨鍊書啓而但濟州有事則加里浦僉使當先入接時任僉使金滌有濕證不合於緩急之用請適以他可用之人差送且加里浦僉使入接之後不無

繼援之慮全羅邊鎮亦有警急之憂則邊將可當之人不可不預備而見在武臣堂上可用之人之少侍衛諸將亦不可缺真堂上以上罷職武臣中可用之人量宜起用何如若起事之後則窘迫難於措置故敢啓答曰如啓○三公及備邊司兵曹同議啓曰罷職武臣可叙用者金景錫李世麟朴海申鍾四人而前府使柳淑亦可用然以永不叙用受罪祗下所敢擅便故不敢書啓答曰知道

丁未憲府啓曰臣等見備邊司措置濟州之事可謂詳盡而無遺策矣然人之所見不同亦不得不達矣夫軍之所恃以戰勝攻取者全在於糧食之足古之用兵者必先備糧其勢不可不如是耳今者濟州連年失農倉庫虛竭况經大變無以為計則全羅之倉米不可不輸也今以甲寅年奴婢身貢換米以充給當此凶荒勢難督納假曰盡納必經旬月非所以應倉卒之變也有名無實莫過於此議者以為全羅沿海倉庫所儲之米五六千石劃令輸轉于海南濟州牧使入去時使即輸去如有落

後者亦令督送而以貢布所換之米充給出穀之邑則於彼於此兩無妨碍况以勢論之則連陸之邑督納換布之米甚易而不似濟州之遠隔滄波難於督納也且一應受祿之軍在外方者不能趁時受祿例賣於京中買祿之人故國雖給祿而軍士所得不過尺布而已今者計其外方軍士所受米之數除全羅道田稅上納之數納于海南送于濟州而軍士則從市直從自願或以外方木綿或以京中木綿充給則其於公私兩為便益大抵州郡之米皆雜以糠粃沙土一石之中可食無幾以此充數而給之欲軍士之飽食無飢豈不難哉今世之事有名無實萬事皆然而米石尤甚州倉所謂可食者皆非可食者也方當戰酣之際何暇眷正况縮元數亦難春正持無實之米禦方張之寇縱望士卒之盡力其可得乎方今禦寇之策足糧為上且濟州有變則加里浦僉使救援事備邊司已議定矣然寇之強弱亦難遙度僉使入歸之後勢難獨救則不可不又有繼之者矣而若稟于朝廷而為之則必經旬日事必稽緩直待濟州及加

里浦之報次次入去事亦不可不預為之計詳悉處置也且濟州燔柴則日晴之時可見於黃魚川等處云近來烽燧之事全廢不舉今若復踵前習則雖燔其柴萬無可援之理別定水使軍官逐日看望事不可不別為措置也况且近來濟州牧使專不擇人付之於貪黷之手極其侵虐故其民怨之曰寧死於倭奴云以此見之民生之困苦可知矣至於大靜等縣見存民不過五六十餘戶云今不十分救活以回其樂生之心瓦鮮分崩何待賊人之來侵乎若使新牧使赴任之後條陳其弊朝廷另為蘇復之策則濟州可以無患矣大抵濟州適在滄漠之外風帆往來尚為一日之程則脫有緩急何能馳報於朝廷乎况倭奴之來必待風順則戒嚴之時正在春夏之交今月將半而二月甚近二月望後便為風順凡為措置必須不計晝夜然後可以及矣古人曰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豈不然哉請以此意議于大臣而處之荅曰濟州措置事當於新牧使金秀文未發之前遣史官收議于三公及兩府院君處○大司諫李愛亮等上劄

曰伏以 主上殿下臨御十載敬天勤民無所不用其極而休
祥不臻妖孽疊見天災時變草木虫鳥之妖無歲無之日以日
甚雖古亂亡之世未有如此之極加以水旱之災近年尤劇湖
嶺二南國之根本所恃以為固者也井里蕭條田野荒蕪飢饉
之餘見之慘目以 殿下仁孝畏天之誠宜致天心之底豫而
天不悔禍禍患弘多迄于去年秋冬失序寒暖不中金星抗陽
黑霧張空花卉亂發震霆交作野雉入市草種如雨皆非佳兆
也况北方鎮堡農牛皆斃湖嶺之間麥苗皆凍飢餓瀕死之民
矯首開喙以待新穀而今若此豈不寒心哉豈民之厄會適值
流行之機非人力之所可圖免歟將民之自絕于天而天亦厭
之醜之而不救之歟抑天之仁愛而警戒之使 殿下震懼惕
慮無少間斷以底於治歟是未可知也今年春首大陽示咎重
暈雙珥虹霓冠戴無所不有日者衆陽之宗正月一歲之元而
陰邪不正之氣抗冒至此憂虞之象甚矣 殿下特命儒臣博
考古事欲以應答天譴臣等聞之不勝感激夫常人之情始而

懼中而表終而安今 殿下遇災之懼可謂誠矣恐有少怠於
遇災之後宮火之災在於去歲而今以丹雘之飾為泰犯斗之
禁見於前年而遽以舍度之退為常何足以回天而轉災乎今
者土木纔罷倉儲虛竭南北失和邊警驛騷儒術不振異教日
盛陰盛陽衰之證固足以召災而致禍矣伏願 殿下尊儒術納
諫諍闢異端節財用雖在停講之日必擇溫涼之朝廣接賢士
通達下情天心庶乎其可回矣不然天怒民怨逾起而逾甚禍
亂之作恐無日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予以眇末之資承
祖宗付托之重恒懷戰兢之志于今十有餘載而衆災連綿層
出疊見今又日變非常予心憂懼罔知所措人事有失上天示
變是予不能仰答天譴之所致也劄辭當留念焉○以尹元衡
兼領經筵事洪暹為禮曹判書趙士秀為工曹判書○未時太
白見於巳地日微暈兩珥色白白雲如氣三道自坤方指南方
布天漸移天中而滅又白雲一道自乾方指東方布天良久乃
滅又白雲三道自乾方指艮方布天暫時而滅

戊申傳于濟州牧使金秀文曰濟州措置之策備邊司會議時
已得參聽而其地屢經大變百姓軍士凋殘已極且近來災變
連縣若措置失宜則不得安保其生各別撫恤軍民防備諸事
盡心措置可也○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澆議
全羅道甲寅年奴婢身貢作米者初為救荒設也其受教行移已
久雖未盡納想必收納已多其已納之數與各官倉儲米豆厥
數甚多若以全羅田稅准其數納于海南送于濟州則京中經
費必不足恐難施行倭寇萃于濟州兵力不能獨當則加里浦
僉使當先赴援此亦勢難獨救則亦當有繼援沿海守令及兵
水使虞候有弓力勇敢者擇差預定繼援將直待通報領兵
入援事令備邊司節目磨鍊知會為當黃魚川伏兵慶瞭望燭
柴事令邊將另加措置亦當傳曰臺諫所啓軍糧措置事依議
得為之○日微暈夜白雲如氣自坤方至巽方布天暫時而滅
已酉 上召對 御夜對○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黑雲如氣
自西方至南方布天良久乃滅月暈

庚戌日暈

辛亥日出時日上赤氣直立如一匹布許良久乃滅

壬子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丑辰時有氣若霧若塵蒙冒南方西方漸移北方東方巳時消散○慶尚道慶州地震屋宇微動暫時而止

史臣曰地道宜寧而至於震動變異孰甚焉非但此一州慶尚一道大槩皆震視他道特甚天意安在可不懼哉

甲寅太白見於巳地

乙卯慶尚道救荒散差官李友閔狀啓略曰自秋徂冬不雨無雪兩麥枯損百萬生靈末由救活坐視其死極為寒心移粟賑救不可不速傳曰令該曹急速措置○上御夜對○日出時日上有赤氣如一匹布許須臾而滅夜月微暈兩珥南方如雷聲一度

丁巳夜東方南方如火氣

戊午下書于全羅道觀察使俞絳慶尚道觀察使權轍曰聞本

道冬前無雪寒氣倍甚歲後少雨寒氣猶嚴秋耕兩麥枯損甚
多云哀我赤子何以為食卿其申勅列邑春鋤黍粟倍前耕種
○以李彥忠為弘文館校理○黃海道鳳山有女一乳產三兒
已未諫院啓曰赴京頗數非徒我國之弊中原一路亦甚苦之
况連年凶荒一路艱苦必倍於前今此謝恩使若兼於 聖節
使之行則可以少舒彼此之弊請議于大臣定奪且降勅欽賜
固是盛事敬迺修謝禮所當然但今天災時變層出疊見流離
轉死之狀所不忍聞當此荒政方急之時並舉文具實所未安
本國受賀外方進筭并宜命停以答天譴答曰受賀進筭等事
如啓 聖節兼行事收議于大臣○海水咸鏡道沿海郡縣賊
水或二二里或四五里人馬通行近古所無云

史臣曰春秋二百年間所書災變備矣而未有言海水者此
古所罕有之變豈陰邪不正之氣長而陽明公正之道將消
盡歟未知天意之所在深可懼哉

庚申三公議事大禮重冗適是命遣謝宜速不宜遲前歲不熟

上國亦甚使臣往來實非其時然所重在禮不暇計弊一行中
不緊者減却勿遣則弊小祛而禮亦行矣谷曰依議為之○上
御晝講講大學衍義 上曰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誰也侍讀
官睦落歷舉虞世南等十八人以啓至正直難親諂諛易合之
語典經李龜壽曰自 上於羣臣之言順于耳則以諂諛易合
為戒逆于耳則以正直難親為念則君子小人之邪正可知矣

○上御夕講

辛酉命右議政尹漑等考講讀書堂官負所讀書吏曹佐郎金
弘度等三人賞賜有差○日微暈

壬戌

上視夕膳于

文昭殿

癸亥司僕寺啓曰箭串牧場每年不計豐凶調發畿民設梨場
土城而雨水時旋即漂毀場馬散逸每秋發軍尋捉畿內失所
皆由馬場壬子年間大臣兵曹同議具由啓請募民償役築石
城於一面其後逸馬之弊視前倍減今亦依壬子年受教司贍寺
綿布令戶曹隨本司一昨報量給募民償役繼築石城則不煩

各官不勞編氓僅過三年其功可訖答曰如啓○上視夕膳于
延恩殿○日微暈

甲子 上御朝講大司憲尹春年曰國家設觀象監欲其候察
災變也小臣冒忝提調使下官不能盡其職事臣之不職也古
者看星之官皆造給毛裘者使之達夜看望也依古例造給則
豈不盡其職乎領經筵事尹元衡曰近來僧徒復興勢至滋蔓
在 祖宗朝雖有崇奉之事非如今日之比內願堂寺刹遍滿
諸山憑籍恣橫凌辱士大夫抗衡土主無所畏憚人不敢下手
僧徒至於立標而禁樵蘇稱齋呀而逐儒生人皆知 上之不
感而咸曰 慈殿之所為不敢違也然亦時時以經席所啓之言
幾諫可也

史臣曰元衡因侍講語及僧徒之弊極陳無隱而至於自己
諂佛徼福如恐不及安金像於龕中朝夕膜拜飯僧尼於齋
日布施衣帛輦黍粟散之於山谷水底者欲其施及虫魚也
至於 慈殿之崇奉皆元衡從吏而導之者所行如此安能

格君而諫止乎

○上御夕講○上御夜對叅贊官朴公亮因教養太子之語而啓曰太子國本當須預養以善導之臣聞 仁宗大王自五歲時 中宗大王使大臣循環往侍言語文字皆以嘉言善行諄諄開誘故終為聖主云保養之事當留 聖念焉 上曰魏徵忠直之士補闕拾遺表表可稱者何事也司經洪天民曰徵平生以忠直自許可稱者非一二事姑舉其關重則太宗嘗欲征高麗徵諫止之及徵死太宗為徵立碑又約為婚而後踣碑停婚又見敗于高麗而還乃復立碑歎曰徵若在不使朕有此行也徵又善為微諷太宗嘗臂鷄見徵來入袖中徵知之故以奏事鷄死袖中太宗嘗罷朝入宮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聞之問曰為誰太宗曰魏徵后乃具朝服賀之太宗問后所賀后曰君明則臣直故賀之太宗終不罪徵而待之不衰三代以下君臣相得之分如太宗魏徵者亦鮮矣若人君虛懷聽納必欲臣下之盡言則誰不欲見肺肝乎皆欲為君死矣人君

有雷霆之威若不導之以盡言則誰敢盡其所懷乎

二月丙寅朔

上親傳文宣王釋奠祭香祝○日微暈夜流星出

北極星下入造父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流星出五車星入天節星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丁卯傳于政院曰前月二十八日朝講間左右之言僧徒將至滋蔓內願堂亦多云當初復兩宗之意欲使僧徒有統領而亦令不廣為僧之路此乃諸山寺剝置內願堂之本意也今於元額內五十五寺令兩宗分殘盛除之而兩宗所屬之寺一寺或俱屬兩宗似為紛擾今後使分明各屬其宗而申明前立法條及可行條件令僧徒不為凌辱士族人事言于禮曹使兩宗舉行曾欲言之兩近以齋戒不言今乃言之並宜知悉○日暈兩珥夜異方南方艮方如火氣

戊辰有聲如雷一度

庚午以鄭彥慤為同知中樞府事○日微暈兩珥

辛未 上御晝夕講○左議政尚震病辭不允○大司憲尹春

年等上劄論供佛等事不允○諫院以清源府院君韓景祿驕縱
悖戾之狀反覆論啓請罷其職答曰如啓

壬申 上御晝講典經李龜壽曰近來風俗汚壞三綱墜地極
為寒心臣聞軍器寺前有四寸兄弟相鬪者自殺其子方其被
殺之際哀號之聲不忍聞之云其一人又欲殺其子求之不得
殺其妻兄之子古人云慈之天未泯今則並與此俱滅矣今以
法律不重之故皆已承服云 祖宗朝立法如此者意必謂出

於過誤者也如此人等若不重治非所以懲惡之意也非但此
也尋常相鬪之際例殺殺子之計請曉諭中外痛革此習答曰
如啓○傳于政院曰今聞經筵官所啓人有殺子者云安有如此
此可愕之事乎不愛其子至於手殺人倫傷敗莫甚於此其於
京外愾切曉諭使不得後為此等事也○上御夕講○憲府啓
革罷願堂事不允後兩司久啓不允○上御夜對 上曰漢高
祖豁達大度足為賢主其不立如意則善矣然初之欲立者何
也典經李龜壽曰閨門之中恩常掩義漢高雖賢無學問之力

故溺於愛而遂生立如意之意也然以四皓一言終不廢太子而立如意此所以基四百年之長遠也古人之愛士其氣像如此自 上當於此留念焉○日微暈夜月暈坤方艮方如火氣癸酉日暈兩珥夜月暈流星出昴星下入西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四更流星出柳星下徐行入坤方天際大如鉢尾長一丈許色白五更流星出天紀星入織女星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

甲戌 上親傳先農祭香祝○冬至使鄭裕還自京師 上親

迎勅書時進獻 文 皇 帝 賜 銀 兩 絲 段 降 勅 寵 章 其 勅 曰 朝 鮮 國 王 姓 諱 王 遣 來 奏 進 紙 張 具 見 恭 順 朕 用 嘉

納 使 回 特 賜 銀 一 百 兩 帝 服 紵 絲 紗 羅 各 一 襲 以 示 勸 酬 之 意 王 宜 益 篤 忠 誠 光 我 藩 服 欽 哉 告 諭○上遣史官

以經席所啓殺子事收議于三公三公議曰李龜壽所啓四寸

兄弟相鬪而兩家各殺其子相圖賴之言臣等未嘗聞之及今

始知深歎世道人心之薄惡一至於此也雖蚩蚩之氓不勝忿

怒所為而其殘忍至此從重究治有不足惜但帝王用法自有

定制不可因一時之議而有所低昂大明律殺子孫及奴婢圖

賴人條凡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圖賴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此為正條不可舍此而求比於他也且人之故殺子孫必有慈
心者孰不知惡之而律止於此豈無其意臣意依律文痛杖而定
徒役於兩界遠邑殘驛則只用本律而猶可懲其惡也若係賤
口徒應收贖則收贖而黜去都下使不得安其故居以示移郊移
遂之意答曰如啓○日微暈兩珥冠夜月暈色內赤中黃外白
暈下白雲如氣如半暈狀漸張指南而滅

乙亥兩司啓請盡革內願堂事不允

史臣曰自立兩宗設願堂諸山寺剝金碧照耀都城之內梵
唄相聞內需司之儲空竭於供佛飯僧之費而該司經費之
蓄亦下於內需司尚方之綾錦該司之練段盡輸於內帑遂
敵於諸山奉佛之盛緇髮之熾未有甚於此時而每諉以欲
為之統領而防其滋蔓乃所以鴟張其勢也是皆由 文宣
惑於妖僧普雨罪福之說而諸官巨室亦從而和之助成其
勢遂至於此極

丙子弘文館副提學鄭惟吉等上劄請罷內願堂不久○以柳順善為弘文館副校理○日暈○慶尚道尚州星州開寧善山玄風河陽地震大土地震自西北間向東屋宇振動輒時而止慶山昌寧山陰高靈清道地震自西向東北其聲如雷屋宇掀動輒時而止仁同地震自北向南屋宇搖動

丁丑遣漢城府左尹洪曇

曇廉約有守謹慎奉法事繼母處兄弟孝支兼備然性狷介好執已見未

免有偏滯之失謝息于京師○日暈有黑氣自乾方至坤方布天整時而滅○慶尚道仁同地震自北向南屋宇微動整時而止

戊寅 上御朝講執義慎希復曰小臣見宋時僧論學佛之說

一者曰自有物以來換了幾箇父母一者曰君臣父子是偶然相值非有係屬一者曰欲學佛修道者雖見父母被殺於人心

不驚動而後可也朱子論斷曰當據大義以示典刑可也以此見之佛氏之教得罪於天極矣治天下國家者必以三綱五常

仁義禮智之道為本戎夷誕妄之道固不可尊崇况為祈禱福田之事尤為詭誕也今國家凶荒連歲人民殆盡香火供佛糜

費不貲觀諸天時察乎人事國家之勢固為岌岌矣願堂之稱古呀未聞梁隋之迷惑皆不免敗亡而麗季之覆轍其鑑不遠

臣之意必盡革罷可也特進官尹思翼為人性邪愚乙巳年間

先祖之時不為時論所與故有憾而云也其愚妄無識類此其子

尹玉亦言於人曰孝直之罪與貞之何如云云孝直光祖字貞之沈貞字也貞倫侵邪毒一從南發指嘆故士林七被其害

曰昭格署之事至為可慮殘弊尤甚下人數少本署道流有六

品祿科而前已減省近因道流上言雖復之其中稍解文字者

只有一人連付其祿他不得與臣則知其弊故不給也且本署

只有參奉二員以九品年少之人掌印未便若復本署之令而

曾經臺諫侍從之人差之而以道流六品祿給之則亦無糜祿

之弊矣臣為提調故敢啓

史臣曰思翼之無識甚矣昭格署齋醮之事已非人君祈天

永命之正道雖其勢不得革罷而如可革之君子固欲其盡

革矣二員之參奉既無所不堪其所事而必欲復其已減之

官又擇授侍從之人其為愚妄舉此一言可知也

領經筵事尹溉曰尹思翼所啟之意臣未能知也社稷國家緊重之處而只有然奉二負昭格署乃左道而不必復已滅之官也思翼之言至為無謂○上御畫講○日赤無光日微暈夜月暈白雲如氣自乾方至良方布天良久乃滅

己卯 上親試弘文錄人負及製述被選文臣又講試儒生等庚辰 上御夜對 上曰詩云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書曰朕聖

讒說殄行讒譖之巧至使隋文廢勇立廣何以則不惑於讒譖也侍讀官陸詹曰神鑑分明如明鏡止水則妍蚩不能逃其形矣必明吾心而後讒譖無自以亂也○日微暈冠

壬午傳于政院曰頃見慶尚監司書狀則軍威川水柴川斷流今見清洪監司書啓日變圖畫此皆非常大變而重疊若此予甚未安

史臣曰災變之重疊如此 聖教之丁寧又如此而未聞有警懼之實效是徒事於言語文具之間而已也豈足以回天心而致休祥歟

癸未以李滉為上護軍

況平居正衣冠坐雖暗室未嘗以倦自

以既之而已又不治產業奢羅利而歸瓮中只有粟數斗而已
多被召而還貧無衣帶判書趙士秀與表衣一襲却而不受

乙酉白雲如氣自天中指東方布天而滅日暈兩珥夜月暈

丙戌 上御晝講○日暈夜月暈

丁亥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夜流星出

中台星入昴星下狀如鉞尾長一丈許色赤光照地巽方良方

東方如火氣

戊子夜月上白雲如氣自艮方指坤方布天長一匹布許良久

乃滅月暈

己丑 上御朝講知經遮事任權曰士大夫之家猶當謹內外

之辨而况宮壺之事尤當嚴謹內外而今者寺刹僧尼之言因

緣得徹九重之內臣實未知其由自 上益加嚴肅內外不使

邪言得入也○上御晝講○夜四方如火氣

庚寅傳于政院曰任權所啓慶尚道百姓流離四方或至餓死

不為埋瘞沉之于水流亡之家則焚之而滅其跡民雖欲還而

不得云聞之至為駭愕宜下書于監司使不得更有如此之事
○禮曹以有罪持音等報本曹治罪又每年二度推刷雜僧定
軍役隱匿者因禁治罪之意入啓傳于政院曰如此立條則官
吏憑籍侵責以不緊之事輒因持音僧而治罪則僧徒全不得安
接寺刹一空今方凶荒之時一族切隣至於被侵餘存人民亦
不得安接當依初事日申明可也○下生負金澤等疏于禮曹
仍傳曰扁額書籍等事一依臨臯書院例其疏略曰崔冲奮自
西服慨然以誘掖後進為己任麗史稱海東孔子而東方學校
之設由冲始謚曰文憲則可為後學之模範者而荒祠蕪沒於
首陽之麓尚無後進依歸景仰之所則吾東人之不好古也甚
矣歲在己酉秋監司臣周世鵬受命來宣簿書之暇咨訪古蹟
得其祠於榛莽中披草萊而禮拜歎其阨陋越明年庚戌移而
闢之于州庠之西以安其靈下建書院以為諸生肄業之所乃
出家藏書帙以實之置田民立厨庫又擇鄉之謹慎者二人幹
之以資束學名之曰首陽書院以書不得出色不得入八字揭

于門楯其措置之方纖悉備具由是蒙學之輩游藝於斯此必
天誘其人以啓我 聖明文運之興也所可恨者事不經稟旨
名不載國乘興墜補弊者無幾而毀瓦畫墁者比比有之曰此
非朝廷之所知廢置何關至如院藏書帙窺為私見或脅以官
威啓其出納之端而謀墜其院憲者間或有之士風之不美一
至於此臣等不勝憤悶自 上依宋朝故事賜扁額書史以獎
之此斯文亨泰之期也○夜坤方良方如火氣

辛卯 上御夜對

上曰明皇當初足為賢君而終至於一日

殺三子父子不相保天倫泯滅後世之鑑至為慘澹賢邪進退
可不慎歟司經洪天民曰李林甫言陛下家事此萬世之罪言
也張九齡曰不敢奉詔此萬世之格論也父子之間天性之親
而終至於殺三子以此見之雖豪傑之主無不沉溺於女寵終
信讒譖實為萬世之龜鑑也

壬辰

上御晝講○以金澍為全羅道觀察使○日暈

癸巳

上閱武于慕華館因觀武才○日暈兩珥

甲午禮曹以持音任持僧犯罪懲治之意入啓傳于政院曰住持則必以大禪僧差之持音則皆以年少無識之僧差之未便今後勿論號牌度牒有無年三十三四歲以上識字解經達道者望報○以鄭裕為司憲府大司憲

衡惡 ○日暈兩珥

乙未 上召對 ○日暈夜民方東方如火氣

三月內申朔日暈兩珥兩電交下

丁酉日暈兩珥戴重暈色皆內赤外青

戊戌以鄭悻為工曹正郎 楊彥慈之子也驕縱邪毒論附權奸

士林為之反自後牧兩 朴永俊為清洪道觀察使 州貪婪刻割閣境騷然

己亥 上御朝講 ○日暈

庚子 上御朝晝講 ○日暈

辛丑 上親試讀書堂官員制表述講試專經文臣 ○命三公兩

府院君及禮曹堂上承文院提調會議會典奏請便否領議政

沈連源右議政尹溉啓曰 宗系事已蒙改正而尚未頒降會

典 祖宗被誣欲為改正固所汲汲然既已改正云今復奏請
勢似無端况皇帝御覽未畢請速印頒亦似催促事勢甚難
承文院禮曹之意皆同故敢啓答曰上意亦如此然我國使臣
赴京問于禮部則每以御覽未畢答之而一不聞定奪之言上
下悶鬱久矣今若奏請則 皇帝雖已忘之幸有覺悟之理也
左相兩府院君慶遣史官議之連源尹慨再啓曰 上教宜矣
今若奏請則不得已措辭纖悉而後可也其勢甚難答曰畢議後
發落○日暈夜東方巽方如火氣

壬寅取生負尹斗壽進士徐崦等二百人○遣史官以大明會
典奏請事收議于左相及兩府院君尹元衡已啓於經筵尚震等議 宗

系事本國明實具奏非一再始自 太宗文皇帝已下准他改

正之命而時無會典改撰之事故至于百年未見施行至正德
及當代復申前請俱蒙勅諭迄今十七年未聞印頒奏請則似
涉欲速不爾則經覽無期一國悶鬱徒使每行使臣聞見禮部
所答不過一辭在我之道宜自敬順直待命下之日 聖上即

祚十年始有一奏恐亦已遲 皇上待本國恩禮隆至一封之

奏或可格天使文章之士指意措辭務合事體以致感動

則譴責所不慮而仁恩或可冀望傳曰昨日大臣等皆以為勢

難而今則以為奏請無妨試一陳請幸 皇帝有覺悟之理也差

出使臣與 聖節使一時入送○左議政尚震病辭不允

癸亥夜月暈

甲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傳于政院曰今見觀象監單字

今年亦兩穀種年年如是未知厥由憂懼固極○兩草實狀如雀

豆或如佐槐子日暈

乙巳 上親試吏文文臣製述又講試漢語文臣領議政沈連

源曰 宗係奏請事當在於 殿下即位之初而今則已晚矣

况會典乃 皇朝之書則為我國奏請節次勢難雖欲遜順其

言辭亦不可得也朝議雖定臣意未安不敢不啓右議政尹漑

曰連源之意與臣意同臣前日為 宗係事差質正官赴京聞

見則改正無疑也臣又聞今 皇帝追崇其本生父母而不可

入太廟故別立世廟而尊奉之欲修錄此事改撰會典其間所載
之事甚多未能速畢今則畢修而御覽未畢云此言近是今雖奏
請中國為藩國陳請速為印頒未能知也縱未深責假曰不當為
也則亦豈有光於國家是所未安也大司憲鄭裕曰臣曾於赴京
之日承 上教丁寧故及到上國多方請于禮部尚書則曰雖聽
爾言吾等何能為乎臣曰若呈公文則尚書可據而啓達乎尚書
笑曰皇 上御覽未畢豈可見汝呈文而為題本乎其意若曰奏
請而後可也臣將此意言于大臣處尚震沈連源則奏請無妨尹
溉則曰不可也臣意以為請奏之辭若曰雖蒙勅諭改正而惡名
猶存今聞會典將畢撰若畢則無及故敢復陳請云則措辭似無
所妨 上曰奏請事曾欲為之勢難故久未為也歲月漸久頒降
無期欲一陳請爾以此有患害予未能知也○日暈夜月暈慶尚
道有女一產三兒

丙午

上御晝夕講

丁未

上御夕講記事官俞泓日記人君言動而垂之後世者

史官之職也然於耳目之所未及則雖欲記之而不能得也今於經
筵時史官後入而先出未得終始參侍臣聞 成廟朝任士弘啓

事於史官既出之後史官疑其久不出來而遽入則果有所啓今者
必不有如此之患然揆諸事體實有所妨常時殿坐時侍臣入侍後
宗宰入侍臣意宜用此例令史官先入後出為當然此朝廷禮
貌重事請問于大臣定奪何如答曰所言當矣然此禮行之已久
不可輕易改之○上御夜對○日暈

戊申

上御晝夕講

己酉

上御朝講○慶尚道河陽新寧白霧四塞終日昏暗

庚戌

上親試儒生講經○弘文館啓曰 大明會典奏請事

令東西班堂上以上及本館各議以啓國有可議之事博採衆
情以用其中固是美意但此 宗係之事既蒙勅可今又奏請
則事涉迫促措辭為難若不奏請頒降無期舉國憫鬱請與不
請所關皆重國家之事未有大於此者而泛然收議至於秩卑
之官則發言盈庭終無歸一之理必欲從多事亦苟且宜令大

臣及該官更會于一處十分商確從長處置則庶無遺筭答曰
如啓○日暈兩珥色內赤外青戴重暈夜月暈兩珥白雲如
氣自西方至東方貫暈良久乃滅

辛亥 上御晝夕講

壬子 上御夜對○夜月暈

癸丑 上御晝講至岷山崩江水竭之語侍讀官睦詹曰變
不虛生皆有其應昔伊洛竭而夏亡岐山崩而周滅此亡漢之
兆也然人君恐懼修省則轉禍為福而不至於亡桀與幽厲為
君故周夏覆滅哀成不修德故漢亦亡矣方今天災地變極矣而
洛東江水亦竭云可謂大變自 上恐懼修省然後轉禍為
福也 上曰興王賞諫臣朱雲極諫成帝大怒而及其治檻則曰
勿易囚葺以旌直臣此後世之鑑猶可嘉矣○上御夕講○日
暈江原道淮陽密雲洒雨或如葱子或如糖米之物交下路上及
田野無處不有

甲寅 上受常參御朝講持平黃瑞曰學校風化之本一時人才

之盛表士習之羨惡皆係於此近來自上勸獎之事至矣而學堂儒生專不居學雖時或往而亦無師長之禮師長若欲檢舉則人皆非笑之四學之中南學尤甚非但四學間間師弟子之事亦專廢王都如此外方鄉校可知矣上曰學校之事予嘗留念而無其效未知予不以至誠勸勵而然耶○上御夕講

乙卯 上御朝講領經進事尹溉曰科舉製述分數大典內下一分云所見不同或謂三下為半分或謂一分臣為禮曹判書時以半分定而科舉事自論定時以一分改定當初大典頒降時議論不一至於收議大臣總裁崔恒謂雖不各別註解而可易知也每場上上九分云者終場策一篇可擬他製兩篇故策則倍畫也云以此見之一分之用似失大典本意臣非敢自是已見恐非大典本意考其時日記則可知科舉雖已過而後復有之依立法本意似當上曰已定一分改之不當然日記則考之無妨○上御晝夕講○政府專數弘文館長官判尹六卿承文

院提調禮曹堂上奉命會議 宗系奏請事于闕庭領議政沈

連源等回啓曰 宗系奏請當否曾已反覆商確僉議皆同今

無更議之端請加三思 答曰雖知勢難強欲奏請當更思慮

之○對馬島主有書契請歲遣船及賜米皆從舊額不許

守平朝臣宗盛長書契其略曰比來雖奉許陳為一條無許

容眷守海之忠不足耶時運不齊耶舊約多舛漸船不少矣除五

船之事賜再許即今雖受二十五船之恩庇比往昔則九牛之

一毛無分可養臣廢即今諸民勞極矣漫漫東海爭防得速許

五船之減除米太一百石之事賜再許持去去年加賜米太

三十石即分賜廢臣而養人馬有勇鎮東海無幾年而去年又

却是何哉守海息而責浦不安乎如近年者西戎蜂起而梯航

于速大時海國不知數也臣日夜慰臣庄諸民曰比時整鎮東

海抽忠節悉發先例各加祿是以可忘勞天若不度仍舊貫

必矣又傳業日本國西戎從去十月到今春賊于大明龍渡

者數萬艘也委聞西戎等竊議曰從貴海赴于大明則海

括忠也天監明明此事不虛堅勅于水濱可有兵備天文二十

四年正月日平朝臣宗盛長奉拜禮曹答書曰奉書對馬州太

慰進獻禮物宗公足下貴价之來獲承惠書備審履况康裕殊慰

乙卯年例賜未一百石付回使惟領納但足下效順我國累也

彌篤所宜恪守約條不敢有貳每於未書辭甚違戾殊非以

事大之義今復瀆陳約外之請不止一二豈以約條為不足守

耶抑姑試國家之淺深耶哉省歲船之事項在庚午之亂固宜

永絕而只此示遣後來蛇梁之寇猶不深責而亦以此船數非

國不加容貸寔是貴島自速其咎也歲賜米之減亦以此也足

下我

下我

下我

下我

下我

下我

下我

不知乎頃自反必欲復船三十米二百石然後乃已不幾於無辱之

妄意係二百石之數而增請七十石以只舊額其不知思出望

外亦已甚矣且量船悉欲從大遣使強請特送此皆約條之最

開決不可挽改况開濟浦之路不富言足下曉胎不已何耶

雖然足下通年憶誠備邊海道無虞又與西戎痛議之語勉我

申固邊區故今又特賜未且三十石尚克知感益輸忠赤則國家

必有嘉獎之典矣足下勿憂在人而不見察而惟憂在己之不自

盡幸甚 ○內資寺正沈思恭上言曰臣父貞被害於金安老

枉死之冤衆所共知安老結怨謀害緣由則當初安老竄謫

之時臣弟思遜為弘文館應教察其擊駁之議安老免放之時

臣父貞為左議政唱其未便之議安老復職之時臣弟思順為副

提學主其排斥之議三父子相繼論駁故痛入骨髓常懷報復

經營奸術無所不至竄逐臣父猶為不足與其腹心許沆蔡無

擇等潛謀設計作為匿名書忍殺不測之言使蔡無擇婢夫掛

諸鍾樓指為思順所作織作虛無之罪以及臣父國人冤之貞

竄死思遜為野人所殺思順被殞三兇金安老許

時人以為沈貞昭害士流之報沈蔡無擇伏罪之後臺

論激發前項掛榜之人捉因推問一直招故思順職牒以其

子上言即蒙還受而臣父貞則以臣長在外任不得上言如此

聖明之下獨臣父至今未雪其冤父子之間情理固極伏望特蒙天恩職牒還受以慰九泉之魂命還給職牒

史臣曰沈貞以奸邪貪毒之人與南衮等共逞兇謀戕殺善類斷喪國脉論其罪惡濯髮難誅而遽給職牒何耶

史臣曰沈貞奸邪亂政流禍蔓延迄今未殄其為罪可勝誅哉特安老之報復適乘其機耳一國人心咸以伏辜為快豈寬其無罪也思恭安得以欺罔之訴掩其父之惡哉

史臣曰貞之兇邪實百代難償之罪也為其子孫者為之諱則可為之陳訴則不可噫父子之情人所難言思恭為其父陳訴之事宜若可怒而亦有不可怒者焉當先王之朝紀

綱不盡壞公論不盡滅故貞之子孫退縮而不敢言至于今日則紀綱已盡壞公論已盡滅此思恭所以陳冒濫之訴也苟不正其妄訴之罪則其他奸兇之子孫孰不陳訴於今日而朝廷之是非終何所定乎近年以來邪正不分好惡不明自己卯之後公論雖定於下而上之所以曰是曰非未必皆

出於好惡之正也故思恭之訴一入而復職之命遽下侍從言之而不聽臺諫論之而不從公論愈激而貞之惡亦不得掩矣是思恭上以眩君上之是非下以重其父之罪惡也思恭之罪雖曰薄乎云爾而亦不可謂無罪也

○咸鏡道鍾城未時日色深黃其散射處黃色深濃食頃還消申時復作移時還消

丙辰 上御朝講輪對○傳于政院曰昨日大臣之議皆以宗系不可奏請故吏文謄錄及前所覓來之冊考之則似已改正而僉議如此姑停之○以全羅道御史尹澍書啓單于下政院曰長興府使韓蘊盡心賑救羅州牧使崔渙南平縣監羅應虛康津縣監洪彥誠海南縣監邊協則其次云今方救火拯溺之時體奉朝廷之意賞格不可無也長興加資其次四官賜鄉表裏各一襲○上御夜對典經李龜壽曰李滉以病下去幾一月滉之為人文章操行為時所重有關於國家古人云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滉以病歸其鄉而自上不知臣在經幄不可不啓

方今一命之爵人皆慕之而恬然退歸如此之人若能崇獎則士風
激厲矣侍讀官申汝棕曰龜壽之啓切當李滉之歸非大歸而以
病下去云然其還未能知也為人文章餘事而操行甚高士林推
重而為世所貴恬靜自守淡如布衣立朝已久又不營居止僦屋
而居如此之人固好嘉尚必崇獎而名還則士習激厲貪夫廉而
懦夫立矣 上曰李滉非徒文章操行廉介至為可尚但知移病而
實未知下去也○日暈戴日之右有珥珥之氣向日色青赤暈上
有半暈色青赤

丁巳傳于政院曰李滉雖以病下去此人文章與操行可貴而
今又恬退其志可嘉還付僉知下書令本道監司題給食物若其
治病則必在京而後可以廣問醫藥須速調理上來事並下書以
諭○特拜慎希復為弘文館直提學以李滉為僉知中樞府事○日
微暈

戊午白雲如氣有三道自坤方至巽方布天良久乃滅○江原道高
城通川山上下雪慶尚道奉化下霜兩處

己未開城府雷聲大作雨雹交下大如栗小如鳥卵良以而止
堆積地上移時不消牟麥或至萎傷京畿長湍永平雷動雨雹
下霜

庚申 上御晝夕講

辛酉 上御晝夕講○憲府啓曰親祭後更進福爵於勤政殿
供饋執事於庭廡所以敬神之賜而下逮臣僚之意也禮官之
啓稟 上之欲行古禮固無不可也第念邇年以來歲連不熟
民填溝壑衆災疊見朝野遑遑則當恐懼修省之不暇豈必行
近來不行之舉以事文為之末節乎古者國有大災則以喪禮
自處乃所以謹天戒而昭敬德也飲福雖不可廢而既行於

廟內則不必復設於還宮之後大臣所啓宜矣先是大臣以被

福請收其命答曰親祭後飲福供饋等事非所以忽天災而忘

凶年也此乃敬神之賜而且非遊宴之類也載儀制之事每廢

不行則莫若無禮制也不凡○諫院啓曰身犯重罪之人欲試

朝廷輕重冒濫陳訴者頗多具滄既負屢載不容之罪得保首

領接迹都下天恩固極今又欺誣上言並錄口不可道之言以
為復職之謀得罪於先朝者豈可更使與臣僚比肩復立於
今日之朝廷乎其不悛惡輕侮朝廷極矣沈貞為公論所不容
得罪於先朝二十餘年而未嘗伸雪者固有深意豈可以其
子之陳訴遽即還授職牒乎物情極為未便請並還收成命不
允○以金德鶚為藝文館檢閱

壬戌 上御晝夕講

癸亥三公落曰前日以久未視學之意傳教矣然常時則真謂
先聖固為養事今則式年大舉之後不可復即取人而供饋儒
生則雖不可廢各司辨設為難姑待秋成何如

史臣曰視學豈但為試取人才亦豈為供饋儒生哉所以隆
師重道而扶人紀立人極也雖在倥傯多事之時猶不可廢
况於無事之日乎 上即位以來今十有一年而其間視學
者二其與 祖宗每歲一視之義異矣意學校之廢弛莫此
時若也禱祀醮齋之事無日不舉而自辛巳視學之後魯侯

之在泮曠廢於五年之久則無惑乎吾道之日衰異端之日盛也近臣言之而以取士為說三公沮之而以供饋為難惜夫此所謂不知類者也

答曰近來非徒以廢視學僧人有入泮宮者慰安先聖之靈於禮亦宜而國有事故尚未得為式年之後雖不可取人日長時製述試才亦是勸勵之一事各司小弊何足慮乎自上當斟酌為之○日暈夜民方南方乾方如火氣

甲子大司憲鄭裕等啓曰臣等居風憲之地不能振肅朝綱至使人不畏法希望僥倖者相踵而起近日陳復昌負罔赦之辜具渰犯不容之律况其服奸邪之罪而或願移配或願受職陳冒濫之詐試朝廷之意事甚駭愕臣等即當據法論劾而妄料以為必有該司之回啓姑未啓達臣等之所失重矣不可覩然在職請速命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史臣曰沈貞以奸邪之魁肆鬼蜮之毒竄殺忠賢空人家國其禍至今未泯是乃萬世罔貸之罪也貞之子孫其心以為

朝廷無人而吾父之惡可以掩吾父之職可以復敢陳受職
訴為臺諫者固當正其濫訴之罪也奚待該司之回啓哉况
復昌之奸不下於沈貞具儉之罪不容於天地而臺臣之糊
口如此其不職甚矣

○弘文館啓曰臣等伏見沈貞以權奸之魁獲罪於萬世之公
論具滄負莫大之惡自干不貳之典有人心者孰不痛憤
政之初所當明示好惡使為惡者無所幸免可也今因其子冒
濫之訴命選職牒聞者莫不駭愕任言責者或論或否使恩怨
異歸是非不明此臣等之所以議達于經席之上也今觀憲府
避嫌之辭亦或然美當此大禮臨迫退待物論似為未安請大
司憲鄭裕以下出仕傳曰如啓○禮曹以孝子襄陽居忠順衛

金壽永父母告天之誓一兩三十二字自混于左右自杆城校生

黃弼賢其父得病盡心醫藥及歿慮憂弼三西部樂生金壽

長性至孝父母母患疾則不寢不食盡情祈南部居私奴趙命仲

父病革氣絕乃蘇持南部居恭奉金大觀友愛病斷持以進其父

即平海居故宣務郎鄭侑妻良女雲瑞夫死三十餘年不食肉

於寢房精備祭物泣血躬奠不出門外東部居生貞洪潤妻李氏其夫得疾醫云當

割斷足指自應和等入啓命旌門復戶以進夫病向歿

史臣曰夫子之於父母妻之於夫其義一也若非大無道之

人則當死生之際其情之迫切必欲其無所不至而不暇顧

惜吾之髮膚肢體也然則其所以為之割肱斷指者皆不足

深貴而亦為人子為人妻之所不容自己者也况末世滋偽

習俗偷薄人心狡詐其間不能無為名譽而為之者則非其

本心者亦多矣然近來綱常之變連綿奴而殺主妻而害夫

靡所不至而俚婦賤隸猶能如此則此甚可嘉而亦可見天

理之未泯也人君若能因其固有之天理而以忠孝義烈至

誠導率於上則其所以靡然於吾教者豈待面命而耳提乎

四月乙丑朔

丁卯盜竊 宗廟夾鍾○上親行 宗廟夏享大祭○憲府啓

遠竄具滄事及沈貞職牒還收事又啓申秀涇與具滄同罪並遠

竄事及沈思恭子有朝廷眩亂是非請罷職事並不允後兩司累啓命還收具渰沈貞職牒餘並不允

史臣曰申秀涇具渰當戮無疑而臺臣只以遠竄為言者秀涇托跡姻婭具渰交締宮掖其勢有未易去者故也噫君父之賊罪不敢赦而身親庇之使臺臣不敢盡言則上之所以待君父者為何如耶

○傳于政院曰今觀慶尚道暗行御史柳渾所啓則善山府使宋

純純有文藝見尹元衡引用陳復昌心不平唱言於人曰彥平國之大臣義可休戚何為引進如此之人復昌聞而銜之後竟貶

河陽監監金鎧昌寧縣監柳禮源愛養飢民境內稱羨予甚

嘉之各賜鄉表裏一襲以獎之

己巳以趙德源為承政院注書德源于時嫌疑趙附率探朝○

咸鏡道觀察使金光軫狀啓曰臣與兵使李榮看審深處胡人

與城底胡相戰處臣之所聞與穩城府牒報一樣邊情則胡人

鋤應鋤乙貴族類蕃盛亦甚兇悍今既多被殺戮而還必懷報

復之心邊患恐從此不絕人皆為慮而人或言鋤應鋤乙貴

出來之時尼个退各部落先知其奇奔竄逃匿或投入于烟臺
上賊胡等欲搜捕隱匿者退入長城圍立烟臺為邊將者當觀
兵示威不與交戰遣譯官詰其侵犯之由婉辭開諭使解圍而
去則彼此永為無患又有言彼賊胡雖曰自中讐殺而非但越
江侵犯至於突入城內圍烟臺則邊將不得已發兵擊殺以示
國威臣之妄意亦謂彼賊等率兵千餘不意馳入圍我烟臺俯
臨城邑略無畏忌其輕蔑國家之狀不可忍言况我軍之至先
自發射接戰一以窺邊備之虛實一以探扞禦之膠歇以為他
日舉眾闖入之謀為邊將者雖縱兵擊殺使一兵不返猶未快
於痛憤之心况通問可否使自解去臨戰將士亦不肯為也啓
下備邊司○夜流星出東咸星入箕星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
色甚赤

庚午取文科韓輓等三十三人武科河載清等二十八人

士申 上親傳雩祀祭香祝○傳于政院曰今觀平安道監軍
御史朴啓賢書狀則朔州府使李大伸高山里僉使韓豪或愛

養黎元或撫恤軍士予甚嘉之其各增秩一級

史臣曰御史之見聞未必皆實而爵賞之濫至此虛偽之所

以成風而不可救也歟

○以閔箕為清洪道觀察使韓輓為通政大夫

以資第居文科第一故依大典

上陸堂日出時日色甚赤

癸酉 上御朝夕講○日暈

甲戌左議政尚震以病乞致仕不許○領議政沈連源等議對馬島主書契內請乞之事皆關約條不可輕改癸丑年賜給米太三十斛乃出於特恩不可以為常例者島主非不知也而屢以為言小島夷酋不識義理只以必得為心強聒不已所當嚴辭峻責以絕其覬倖之計但羈縻之義在所包容而近年以來慶尚全羅沿海之地似無倭船島主自以為功又報日本賊倭竊議之言使我邊鄙有備不無微誠今以此為辭又特賜三十斛而恩出非常不可為恒之意峻辭修答一以存羈縻之義一以絕後日之望何如又啓曰片箭於禦敵最關自今以後都試

鍊才及觀射時皆用片箭以為定式何如傳于政院曰依大臣議施行○慶尚道義城有女一產一男二女

乙亥慶尚道永川雨雹大如鳥卵小如榛子移時而止榮川奉化河陽慶山慶州漆原聞慶咸鏡道德源兩雹或如榛子或如大豆

丙子 上御朝夕講夜對

戊寅夜月暈

己卯以洪淵為司諫院正言洪天民為弘文館副修撰○咸鏡北道兵使李榮啓本草串征討時所擄胡女及兒子馬匹當初時羅孫胡首名來降時若便給還則似損國威今則誠心納款當

示撫恤之意固結歸附之情今若給還所擄則其感激之誠自不能已依上京胡人例衣服等物賜給厚饋令譯官領還本道招時羅孫等苗饋餉給他完聚勉以誠心向國以報鴻恩如或違背更加征討殄殲無遺反覆開諭何如 上從之

辛巳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傳于政院曰全羅道進士崔

鶴齡幼學羅應參前訓導趙受得孝行卓異云當授賞職其人
物可用與否更問于監司○以張文輔為刑曹正郎○慶尚道
東萊大雨川渠漲溢東風大作樹木折傷禾穀皆為所擺晉州
南風大作驟雨暴下天地晦塞屋瓦皆飛木葉盡脫禾穀損傷
壬午 上召對待讀官申汝棕曰君舉必書人主動靜不可不
慎觀射之事稽諸古典則無連三日之時今至於三日不亦太
煩乎非徒太煩其於萬幾之政亦有妨矣南北有釁邊鎮解
弛觀射雖不可廢但止於二日則斯可矣 上曰忘戰必危古
人所戒况今邊境有虞親閱鍊兵不可緩也三日觀射非始於
今日 祖宗朝亦有之欲試弓力之強弱必累日而後乃可見
也傳于政院曰經筵官以三日觀射為不可今邊境有警講武
之事不可緩也况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大抵自上計慮淺短
於慶事之際多有不中故論之如此然凡有舉動每為防啓似
為未便政院知之

癸未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慶尚道梁山連三日風雨

交作川渠漲溢麥田水田損傷沈沒

甲申 上御夜對○慶尚道咸安昌原連四日大雨漆原密陽
草溪連二日大雨洛東江水泛溢田多沉沒玄風江邊麥田沉
沒東萊連二日雨下如注堤決堰破狂風暴作大木多拔麥禾
皆仆晉州連二日大雨川渠漲溢宜寧連二日大雨川渠漲溢
麥田沒沉黍粟稷稻木花田皆覆沙慶州連二日大雨川渠漲
溢田皆損傷傳于政院曰慶尚道連年失農艱待兩麥之熟而
復有風水之災如是慘酷自上至為哀慘其令本道都事更為
審考詳悉馳啓被災等官各別救荒事下書于監司

乙酉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命侍臣等製詩○咸鏡道德
原有女一產一男二女○夜火星犯太微西垣第二星月暈

丙戌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命侍臣等製詩○領議政沈
連源右議政尹沆啓曰戶曹所啓常平倉勿為貿布事昨日已
命收議于大臣而臣等今日入侍欲以親達耳夫都下之民誠
為飢餓則不可不救外方之飢民猶且救之况於都下乎但今

年則京中之人不甚飢餓或能懋遷興利而不至困之其餘士
族之貧者則已為周急而又設賑濟場以活丐乞瀕死之人故
人得以免於死亡矣不必又散常平之米也國儲不敷經用不
足故戶曹以此為啓其慮速矣答曰如啓○以李璣躬順壽為
折衝將軍觀射時李璣居首身舜壽居二命並授尹澍為弘文
館博士○日暈

丁亥刑曹啓曰奉恩寺作弊儒生李元孫稱名人不付學籍難
於搜覓答曰 慈殿遣內官更問之則乃趙邦柱之子兒名莫

從居於南部明禮坊云密令捕捉時普雨有所欲為之事必以

何且兩宗僧徒所著榜機皆自內造給仁壽宮尼姑之入內也
大王大妃必與之對席曰佛不可不尊其崇奉之篤如此而
上之於寺刹僧徒之事亦曲護而偏庇之故上自公
卿下至賤庶莫不尊奉畏敬而君俗已成入不知悔

史臣曰嗚呼國家之喪亡無日矣夫敷奏出納不由於政院

則皆邪徑也雖大臣不能自達而緇髮之徒蠹乎其間直達

宮禁無所忌憚夫為僧徒而捕儒生必至囚禁決罪而後已

可勝痛哉

○江原道高城通川下雨山上雨雪金化霜降平安道宣州等九
官雨雹交下定州有黑虫小如稷糠侵食春牟漸至焦黃木花及
麻子為半損傷

戊子江原道鐵原雨雹交下大如榛子小如黃豆良久而止金化霜
降雨雹交下大如榛子小如大豆清洪道清風霜降春牟葉間有
虫如黑蠶堤川雨雹大如小豆黃海道平山等十三官雨雹交
下慶尚道慶州等五官地震屋宇微動

己丑 上受常參御朝講同知經筵事洪暹曰近來小民喜呈上
言至以細瑣褻慢之事上瀆 天聽其為況濫極矣今者軍籍

初畢為軍卒者小不如意輒呈上言而自 上每以依願判付下

人恬於欺詐猥濫之弊無所不至故為有司者不得不防啓也答

曰自上欲伸民冤故如是判付為民父母者不得不爾該曹當察其

是非雖為防啓亦無所害也○上御夜對○黃海道平山等十三官

雨雹交下

庚寅雨雹江原道春川雷動雨雹交下如大豆黃海道平山等十

三官兩電交下平安道平壤嘉山雷震致死者四人

辛卯賑恤廳啓曰各道救荒之穀轉運殆盡而兩麥今將成熟

京中東西賑濟場請罷賑恤廳郎廳一人及戶曹郎官一人常任

戶曹相議措置答曰如啓

壬辰 上御朝講大司諫李夢亮曰趙禋名為儒生而獲蒙上

寺之罪至為未便雖或有狂悖作弊之事而密令捕囚是豈王

者光明正大之事乎 上曰奉恩祿他寺比也乃 先王陵寢

也無賴之徒不當出入故命囚之耳

史臣曰我 太宗大王深見釋徒之非不立山陵之寺剎此後

嗣之所當法也而別立佛宇禁人出入是以佛道事 先王而

不足謂之孝矣

○政院啓曰趙禋以迷劣之人作弊於陵寢寺其失則有之然

托名於儒罪之未安敢啓答曰無賴之徒令若不懲後弊無窮

不可不治○上御夕講○諫院啓曰人君之政如或不出於正

而少有苟且之事終累聖德也今者趙禋等以無識狂童雖

或作弊於陵寢寺然托名儒生則惜其名而寬貸之可也既以
秘密之教捕囚於牢獄又從而深治之非但駭於見聞竊恐士
氣將自此而益摧矣假曰有罪五六日牢囚之苦亦足懲矣請
命釋其罪各曰以囚趙裡事為累德則非予所可知也 祖宗朝
儒生之上寺者雖非陵寢亦罪之趙裡乃儒之假稱者罪犯重
而請釋云是欲使太阿之柄倒持也後兩司久啓不允

癸巳

上御朝講

參贊官鄭惟吉日經筵所講

大學衍義今將

畢矣前日以綱目及近思錄進講事定議矣然本館參酌相議
雖間巷學者或分精力而不專於一則亦不能溫古而知新况
於萬幾之暇兼講三書則恐無主一之功也且經筵官必參考
諸書以待顧問若必以三書進講則恐或未及參考而有妨於
事體也請於朝講進講禮記於晝夕講召對夜對以一書進講
何如領經筵事尹旣曰 中廟於春秋鼎盛之日亦兼講三書
故依前例處之矣近思錄於學問最切其功夫次第極為詳備
以此先為進講可也臣竊聞之 世宗大王好讀綱目至於百

通凡我朝之制禮作樂皆出於世宗此聖王好學之效也自上誠如世宗之好學則雖三書可以並講而前代興亡之迹先儒要切之言皆可考也苟有著實之力則何書不切於日用而於學問緝熙之功無不關矣臣欲以三書進講者以此而今聞經筵官所啓之言亦或是也自上已講經書其於實學識其大槩然經書卷帙太多難已盡講而恐或泛然故欲進講近思錄耳鄭惟吉曰綱目則朱子之心法備矣不可不講尹澂曰綱目果非他史之比春秋乃過人欲存天理之書而綱目之作取法於此此固所當進講者也司經尹澂曰近思錄雖出於後世而其功夫次第極為詳盡而無餘蘊矣朱子作是書以指入德之門其用功精力亦極此書之講最切於今日若待綱目畢講之後恐為太晚也○上御晝講○上御夕講講大學衍義司經尹澂曰大學有綱領條目而此書推衍其義極為詳盡聖人心法傳于後世而寓於此書所當留心而熟玩者也其用力之方在於敬而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

者惟在於此自 上恒存敬畏之心而無少間斷則聖賢心法

不外是也門下實欲其好官也 ○咸鏡道高原雨雹交下如大豆

五月甲午朔 上親試弘文錄及被選文臣製述又試儒生講經 ○

以經筵晝夕講講一書事收議于三公其議曰經筵官進講一書使

聖學專一之意至當矣然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雖進三書

其於 聖學固為無妨况近思錄工夫切實節目詳盡其於聖

學用功最為要切綱目卷帙浩繁記載亦多雖筆削勸戒之義甚

為明備然學問進修未若近思之最切若待綱目畢講後則恐或

大緩先講近思錄何如答曰依大臣議講近思錄 ○清洪道報恩

沃川沔川懷仁雷電大作兩雹交下大如鳥卵小如榛子積厚數

三寸木葉盡脫飛鳥亦傷

乙未 上御朝講 ○以右議政尹澆所啓製述給分事遣史官

收議于領左相及兩府院君 ○領議政沈連源等議往在壬申

年柳順汀等議欲以能於製述者與精通經書者相適而今之

試官誤看大典表箋則倍畫而策問則減分誤也大典之意本自分明而終至於罷榜云以此見之大典本意三下為半分明矣今之科舉事目雖已印頒若有乖於本意則改之無妨傳曰依大臣議三下給半分○以柳順善為弘文館副校理李龜壽為著作

丙申慶尚道寧海雷動兩電清洪道公州兩電交下

丁酉 上御書講講近思錄參贊官鄭惟吉曰朱子不用於世

無所施設故與呂祖謙作此書以傳道於後自 上當思時君

之不用此人者何事歟此人之不容於朝廷者何故歟以古而

視今以今而擬古可也近來有學術文華者或退去而不留或

徵辟而不就有學稱而退去者指皆不願立於朝自齊混有

上更加省念焉且此書義理該博如太極圖說最難通曉使講

官至前論難指畫則不無少補且 祖宗朝以講官俯伏進講則

言語有窒所懷難達故使之坐講雖或近於傲而亦所以通上

下之情也○刑曹啓曰趙樞等決罪事去月啓下後臺諫侍

從論啓故迄未決罪今月乃盛暑收贖之月何以爲之取稟傳曰五月節未至日候且不熱決罪可也

史臣曰異端日盛吾道日衰有識寒心久矣况以儒冠而受制於緇髡甚至牢囚犴獄酷被杖訊士之生世可謂厄矣吁尚何言哉

戊戌日暈兩珥

已亥上御晝講侍讀官吳祥以太極圖進 上命使進前吳祥

曰濂溪周子作此圖以明陰陽原於太極五行分於陰陽以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者皆莫不本之於此而各自為一圖者亦所以明夫各身一太極也講此說則不可不知此圖

○以鄭宗榮為弘文館校理

尹元衡之妻與宗榮為叔姪而猶不附元衡世以此多之

庚子 上御朝講大司憲鄭裕曰具汝等事自 上疑以為不實

故如是留難具汝等之兇逆終不可掩矣當定罪之時雖王室至親亦不少貸至於汝也獨保頑命敢為陳訴終受職牒其失天刑孰甚焉仍垂涕而啓曰自 上孝友兩全其於 中廟仁廟豈

有一毫之間隔哉然常人之情於父子相繼兄弟相及為有不同者故人亦不能無間言外人皆以為使滄暑為中廟之賊臣則

上之所以罪之者必不如是也其不嚴治者以仁廟之賊臣故也

其為盛德之累孰大於是臣之所以如是論啓者非有他意也欲

使當時無間言後世無異議也昔漢高祖斬丁公以徇者以不忠

於項羽故也丁公雖不忠於羽而在漢高有莫大之恩則宜若可

貸而斷然不赦此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者也夫劉項敵

國也而如有不忠者則亦不容恕况乎先王之賊臣乎此而不

懲則後世臣子為君父謀不軌亦何所不至哉

史臣曰兄弟之情雖曰至矣而比之父子則亦有間矣然父死子

繼兄亡弟及其義一也上之所以待仁廟者或有未至故

裕之所言如此裕嘗孝於其親友于兄弟故能以是為言歟

○僉知中樞府事李滉不赴召滉為人清修苦節不求榮利在

中廟朝始登仕路為奸臣金安所擠奸臣誅死之後雖歷敷清

顯而常有退去之志上之即位之初以豐基郡守棄官歸

田里歲壬子被召還朝特授成均館大司成以作新士習為心

而卒不得施後除僉知遂謝病歸上賜以食物又以僉知名

之辭疾上箋箋文云承於有隕自天取於不忘在空辱命賜物溫

職行虛名有同於斗習於時文幸竊科第晚益潤於世用猶忝

罪而貪榮畏古義而羞人納天祿而能陳力而私情未易以上

微夫當守之未紀亦再歸而觀還以至命秩加陞責任未重再致

齒而訖暮土木之形垂頰更無報效之期益深叨冒之愧

縱非官得已致仕之例似羊觸藩寔於小臣難之身之名如鹿

右之獲啓軫天心於致象流春澤於奉枯錫以榮珍珎洋濟困於

求於奔走至家頓受其飽厭以幾年素餐之餘加今日狂養之及

主上殿下乾坤大度化育深仁國功勞而穽受笑顛獎子寧僧

封身而守道以近天光惟切願食芹而獻誠永拱宸極○傳

于政院曰李滉處更為下書其書曰惟爾才專文華德備清謹

方欲置於京師以備顧問何以一疾遽退鄉村今觀狀辭及謝箋

乃知仍病不還之由予心缺然勿嫌僉知之授安心調理不計及近

上來

史臣曰聖帝明王其所以招迎賢士聘問山野者非但以爵祿而士之所以翻然者亦非為此也唯在吾飢渴之誠心足以感動其嘉遯之固志也今李滉非高飛長往之人歷事先王亦立聖朝國恩亦多矣然而身與世違事與心非謝病歸田夫豈得已也上若能以至誠動懷之心下尺一之書感退伏之志則滉必感泣還朝矣今乃循常應故只修虛文而無動懷飢渴之誠心則知滉必不來矣

辛丑傳于政院曰今十七日觀武才觀稼事言于該曹○日暈

癸卯晉州有女人產鵝雞並產血二塊

史臣曰人而產鳥前古所稀其徵未可知也產鵝之怪僅聞於晉時而晉室之亂如彼不知今日之事終復為何如也

史臣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亂方是時也天地日星之妖山川草木之怪非常之變可愕之災間見層出無異亂亡之世君臣上下正當憂勤惕慮修省之不暇而所謂消弭

之策不過言語文具之末而已有識之士寧不為之仰屋而
噓唏也

甲辰遣禮曹參判元繼倫如京師賀 聖節○上召對○日暈

乙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漑曰臣見慶尚道觀察使權輅

啓本則似有邊警欲與備邊司同議以啓矣夫島夷之言雖不

可盡信而亦不可不信也今嶺湖二南飢饉已極赴防軍卒率

多飢餓邊備至為虛踈若果有事變禦敵無策徒為憂慮而已

且以島主書契觀之今之作賊者是乃西海之寇交通上國之

人也六七年來島主每以來侵我境為言果似不虛也今者非徒

軍卒因悴受閭外之任者亦無其人萬一有變不知何以為

之也 上曰昨日見啓本則馬島書契如此恐或奸狡之徒亦

有欺詐之術也然近日聞見事件及倭通事所言與馬島書契

大略相同恐非虛語也防備等事不可緩也但二南凶荒如此

予亦不知所為也漑又曰臣初聞慶尚道兩麥將熟意為飢

民可恃以為生也今水災如是莫知致災之由憂慮罔極但臣

詳聞之。雖有水災而兩麥亦不至盡損也。且昨日全羅道督運官入來而全羅道則無水災云。前日漕運時該司既以為不可言官又以為未便而臣意亦恐非萬全之計也。但自上有所惻怛救民之意故能漕運遠地而無致敗之患也。大抵救荒之策不可緩也。昔朱熹亦有納粟補官之議特進官曹光遠曰備邊司共議備禦節目已略定矣。今日當復會議而亦別無可措之事也。但近來驛路殘弊將士之騎報邊之駟將何以備之乎。今島夷之書契如此其欺詐與否未可知也。然備禦之策不可不講也。大抵禦敵之勢南北有異若驅北方之卒爭之於舟楫之間則必將眩仆其何以盡其力乎。當令水使兵使擇其能操舟楫者以為水戰之備選其能事弓馬者以為陸戰之備預為之所則緩急之用各有所當矣。若其備不豫必待急難然後為之則操舟者或不能馳馬馳馬者亦不能操舟坐失事機悔之無及矣。今者李愛麟方好義皆在外而南致勤在京如有南顧之憂則可以委任者只致勤一人而已。若不計南北之異勢驅不

者操舟之卒以臨水上則決知其罔濟也上曰判書

時曹光遠

判書

言當矣禦敵之策必得諳鍊兵事之人俾之善措而後有所成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預為其備而終無邊警亦無妨也○

上御晝講夜對○全羅道礪山地震

丙午夜火星犯太微垣右執法星

丁未弘文館副提學鄭惟吉等上劄其略曰自

殿下即位以

來災孽之作無歲無之水旱飢饉冬雷夏雹穀雨土雨桃李冬
華日變星妖黃霧地震叢災衆孽並見一時而嶺南一道歲遭
餓殍加以今年大風震屋惡水沈坪望缺西成民生已矣至於
人而有胎產飛禽者變異之作愈恠愈駭考之往牒厥咎非常
此正 殿下恐懼修省不遑寢食之時也固宜誠求失德虛已
從人以來不諱之言亟收闕失之政然後庶幾救之於萬一也
今乃不然言之可從者或至牢拒使公論不行直言無效臣等
竊痛焉今者兩司論具滄之罪者為公論也為 先朝也而留
難至此固臣僚之有疑於 聖明也滄之為惡犯在 先朝不

共戴天之憤

殿下與臣僚同此心也何暇為之辭而諉之於

播階乎頃刻留難猶累盛德之一分况至數月之久乎王言公

論歧而為二則國無定是朝無正論國家之政從而不可為矣

其機不亦大乎若夫趙裡事已過不足煩也然名之曰儒生而

罪反加於上寺之律則宜臺諫之所論執也殿下既不之允

亦已甚矣及該曹啓以當贖之月則又教之曰暑節未至日氣

未熱必使杖之然後為快於心不樂於疾之已甚乎嗚呼推占

先王聖筭之逆臣則置諸可怒之地濫入先王陵寢之狂童

則必歸作桀之科殿下之為先王一心也而論逆臣論狂

童何其輕重之失宜罪宥之顛倒也近來公論之不行者皆泥

於私恩偏護之地而所允者特尋常一政令之間如是而曰不為

拒諫者臣等未之知也當此凶歉之歲又值非常之變閱武觀

射逐月而舉臺諫侍從論之而輒拒之今者漢江之舉諱之武

備猶有辭焉仍以觀稼恐非其時也春耕秋斂自有其節必欲

觸炎熱勞遠巡則臣等未知其可也而况一遊豫之間學問緝

熙之功有所間斷此臣等之所深慮也嗚呼災孽如此天意可知公論如此人心可知此而不恤而自暇逸乎已然之過不可追將來之善猶可及伏願 殿下留心焉答曰衆災隨歲益甚是予之否德徒切戰兢罔知所措具滄事言出於無形趙禋事罪關於後弊此非偏護疾甚之意也濟川之行 祖宗朝有五月觀稼之時此非遊豫之事也

史臣曰弘文館所啓之言皆切至之論也此人主所當敬受而自省者也今也不然徒切戰兢之言歸於外飾不無後弊之教幾於作非庇 先王逆賊之臣而不加罪舉農月遊豫之典而不知止諫而不納從而為辭國之不亡幸也噫是天疾威無補於傲予侍從忠言莫救乎自聖敬奪民時逸豫是事舉此三者而君德之賢否時政之得失從可知矣悲夫

戊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安不忘危詰爾戎兵乃保邦未危之道也今之觀武才觀火等事雖涉於戲豫而義實寓於有備且有古例故不敢論啓矣近者災變如是日氣甚熱

臺諫之啓是矣請命停行幸前日諫官請停漢江觀武才觀火等事答曰防備之

事不可不講故欲為之耳侍講官沈守慶曰近來災異疊出至

有人而產鳥者甚為駭恠稽諸往牒惟晉武帝時有人產鵝而

其後未有聞也變恠如此當恐懼修省之時也近日臺諫之言

多不聽納且如漢江之舉亦非其時故本館論劄而竟未蒙允

不勝失望說經李龜壽曰去三月間侍從以視學事啓之而大

臣以為不可遂不行夫視學不可廢之事也以大臣一言而遽

止觀火觀稼在可已之事也以一國公論而不從上之取捨

恐或有顛倒上曰武備之修亦方今之所急十七日行幸不

可停也○以沈通源為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上傳教政廉以從二品人擬刊

尹望銓曹以通源注擬陞授宋麒壽為吏曹參判尹春年為禮曹參判鄭大

年為戶曹參判○日微暈兩珥

巳酉命停濟川亭觀火觀武才○全羅道觀察使金澍馳啓

曰五月十一日倭船七十餘隻來泊達梁浦名外自梨津浦達梁

浦分東西下陸焚蕩城底間閣遂圍其城云初倭船十一隻見

於海島中終至於下陸或吹角縱火或揮槍拔劍加里浦僉使
李世麟即馳報於兵使元績績與長興府使韓蘊靈巖郡守李
德堅將往救之馳赴達梁因為所圍時昇平日久紀律解弛飢
饑相仍軍卒困悴內無訐謨籌畫之臣而廟筭已謬外無敵愾
禦侮之將而邊圍不守倭寇猝至中外騷然皆懷洶懼之心罔
有制禦之謀邊城望風而潰朝廷束手而坐大臣雖日會於備
邊司而其所規畫無一可施之策也

史臣曰為今將相者當國家無事之日享安富尊榮之樂不
為長久之圖而惟欲是恣谿壑不盈而徵責於邊帥者相也
用又讎歛而漁奪其軍卒者將也其心以為苟利於己國事
其如我何及其外夷伺釁邊報已至而朝無大臣外無良將無
策可措徒為戰懼賊鋒所向莫敢誰何終致國家之辱可勝
痛哉

史臣曰國家昇平日久政多姑息紀綱板蕩公道泯滅百司
郡邑徒守虛器惟以附權要而躋美仕行賄賂而得佳譽為

一身之事業其於國事不啻如秦越之肥瘠將相恬嬉常以
戰復息怨為事至於邊塵一起而蒼黃失措內無備禦之策
外無攻戰之具賊鋒呀向莫不摧陷如入無人之境可勝痛
哉

○命召三公及贊成六曹判書備邊司堂上會于賓廳領議政
沈連源等啓曰今觀全羅道啓本則節度使已被圍於達梁連
梁小鎮也恐終不得全也方考庚午年倭變日記廣議措置而
事勢已急措手無策反覆思之不可以其道兵力制之請罷散
武臣及京中能射者皆令抄發又差出都巡察使及防禦使慶
尚清洪兩道亦遣巡察防禦等使以備不虞答曰如啓○以李
浚慶為全羅道都巡察使金景錫為右道防禦使南致勤為左
道防禦使曹光遠為慶尚道都巡察使趙安國為左道防禦使
未赴而改尹先智為右道防禦使是日陞張世豪為清洪道防
全羅兵使沈連源等啓曰全羅道防禦使請今日內發遣而都巡
察使則隨後下送答曰如啓○上引見沈連源等於思政殿命

大臣以下進前曰近年以來凶荒已極災異疊出不知將何如也而倭亂至此主將見圍至為驚愕今欲通上下之情故引見卿等卿等其名畫策以為制勝之謀且烽火最關於報邊古者烽火一夕通于長安甘泉則邊報之速莫如烽火而今者烽燧不謹視為尋常雖有邊事亦莫能知是皆由於法令之解弛也連源曰倭寇竊發非不預知防備等事亦非不為但軍卒飢餓邊圉虛疎以至於主將見圍事甚駭愕至為憂慮庚午之亂三浦之倭與馬島共陷熊川而已今則吹角放炮至圍兵使不知達梁之今何如也主將若或被害則國家之辱其可勝言 上曰以今日觀之對馬島主之言似不虛也連源曰島主之言果非虛語也且烽火只通於相近之地而不能達于京師也庚午之變亦不以烽火知也今雖推察無能為也

史臣曰此言誤矣報邊之速莫過於烽火故古人必以謹烽火為先若以為烽火不能達遠則雲中之胡何以通於趙城上郡之寇何以達於京師乎

尹溉曰夫達梁小堡也元績聞變馳赴遂至見圍城中軍少外
援不至則城之陷沒必矣巡察防禦等使雖已差出而達梁之
禍恐未及救也本道軍卒飢困已極故在京能射人及軍官今
方抄發比之本道飢卒則不啻百夫之特而已也但虜衆我寡
急迫如此國家岌岌之勢終不可測也連源曰庚午之變防禦
使黃衡皆年是猛將故終能破敵而今也不然人材之少京中
諸將悉令赴敵至於本道倉儲已竭軍糧難繼不知國事終何
如也安珰曰近來言倭變者必曰庚午而今者倭船之先來者
至於七十餘艘則其數恐不止於此而其為變有大於庚午也
大抵戰陣之間必以氣為主今者士卒飢疲各浦兵船不齊氣
已奪矣其何以禦敵然巡察防禦等使今當下去若能敢死赴
敵則庶可有濟連源曰沿海各邑文官之為守令者不計迎送
之弊易以武臣可也 上曰其不通守令者慮有迎送之弊
也然預為之所然後緩急可用大臣之言是也李浚慶曰臣
今為全羅道都巡察使臣未曾往來此道故其地勢險易道

路寬狹皆未能詳知而况連歲凶荒倉庫虛竭軍糧之乏亦可憂也且軍官可當之人乏少請以在喪之人自擇率去而武臣充軍者亦可復用夫起復從軍古有其例棄瑕滌咎亦在今日但自下不敢自擅故敢啓 上曰凡措置得宜專在於卿卿其量而處之被罪之人今已懲矣卿等與兵曹同議書啓可也浚慶曰元績雖已被圍然若憑城固守則不易陷沒但倭船之來至於七十餘艘而終不能知至於見圍此亦由於候望之不謹也可為寒心安珰曰黃魚川伏兵必陷於賊中恐倭奴之已據諸島也今者麩麥方熟賊若刈取為糧久留我地出沒作賊則為患大矣浚慶曰本道留鎮軍卒不可用也本道士族有武才者甚多抄殺赴戰則可以制敵而國之威靈亦足恃也但倉儲虛竭軍糧難繼此實可慮安珰曰倭奴下陸其鋒不可當必從其間道破其賊船然後庶可禦也今也銅鐵匱乏銃筒難備備之不預悔之無及連源曰古者倭船以薄板為之故破之甚易今則與唐人交通造船極牢銃筒終不可破也且倭之用銃

苟極巧今之禦倭難於古矣曹光遠曰廣尚道凶荒甚於全

羅道軍卒飢餒糧餉已竭良可寒心且聞左右道水使六月當

適云倭變寢息間請仍授其任鄭士龍曰庚午年國家殷富各

驛完全然一經倭亂驛路凋殘至今未蘇者以其時軍官皆以

驛馬赴戰故也况今各驛之殘弊已極請令軍官各備戰馬以

往尹既曰下三道凶荒太甚巡察防禦等使之往各邑之供億

為難今此下去皆是宰相之人非不慮此但下人作弊難保其

必無請令巡察防禦等使檢其下人但取充腹禁其豐侈答曰

皆如啓上問曰元績有才略否浚慶對曰績之為人為廉謹

之行而無特異之才然主將不可輕遞非有大故仍任可也李光輔

曰南方之倭寇孔熾而北方亦非無事也臣之子李戡今守鍾城常

簡通於臣曰尼个車北戎部落名胡人鋤應鋤乙貴胡人名牧馬備糧常

欲作賊而自穩城見敗之後不敢逞其志也若與城底胡人約

為婚姻與之同謀則後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况今六鎮春

月雨雪耕種失時農牛盡斃田野荒蕪今年之秋已無望矣南

方之事今方措置北方之變亦可預備也 上曰南北皆有蠻
措置之事宜無所不至浚慶曰人才乏少京中諸將盡送南方
北方之事亦不可不慮武臣之被罪者速為收叙可也 上命
全羅左道防禦使南致勤右道防禦使金景錫曰倭變如此措
置之策毋失其機嚴明軍令尚克有濟賜卿等藥物其勿謝恩景
錫曰下六浦以南方軍卒入防矣上六浦則以漕運無軍卒守
之者防禦為難請各別措置致勤曰近來連歲凶荒軍卒殘弊
各浦兵船不足倭寇之來不可以舟師戰但當守城保民以為
尾擊可也兵少食乏措置之事百計無策 上曰卿其往裁量
而處之○以金明胤為刑曹判書李浚慶為知中樞府事丁應
斗為京畿觀察使白仁英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慎希復為通政
大夫同副承旨

庚戌兵曹啓曰京師根本之地雖在平時不可無宿衛之將况
今有事之時宿衛虛疎至為不可請金舜臯李思曾南致昂徐
慶千給牒收叙上來時給馬何如答曰如啓○憲府啓曰臣等

欲速遣元帥之意實有所在而大臣之意與臣等異先是請遣

使上問于大臣大臣以防禦使已故言臣等之言竟未蒙允

不勝失望焉庚午之變元帥安潤德遲緩下歸故未及事機物

議至今恨之今者先送副帥而元帥則隨後送之大抵副帥必

待元帥之指揮而未有擅自措置之事副帥先往與不往無異

副帥一人猶可隨後而元帥不可不速往也副帥駐師境上以

待元帥之際儻隔數日則勝敗決矣元帥雖往何益哉若如冬

春清野待之之時則唯彼懸軍遠來之賊猶可持久制勝也今

則牟麥方熟適于田野賊兵所至皆是軍糧其可借寇糧餉而

姑緩時日以肆賊勢之鴟張乎且前日對馬島主書契所謂九

百餘隻云者慮或本島虛張船數欲使我國分力東南而未得

專備一方之意也慶尚道雖不可不為之備不若全羅道方被

賊圍事勢汲汲之甚元帥李浚慶請及今日命使倍道馳往答

曰元帥防禦等使一時並發其勢為難大臣與備邊司豈偶然

計哉然催促出送可也○憲府啓曰禮義孝悌用兵之先務先

毀百行之源而望民之親上死長不亦難乎今因達梁之變武士之守制者專數起復此乃因人物乏少而為是不得已之舉也然三年之喪乃人子報本慎終之大事也特因一時之變未得盡孝於其親則為人子終身之痛曷有極已庚午之變起復之人果或有之不過李萇等若干人而已未聞如今日之無遺起復而專傷孝理之化也今者邊事如是固不可守其經常之禮也但令擇其武才卓異能為輕重於軍中者其餘不關有無之人請命勿奪情以敷軍政之本答曰啓意當矣然今者邊事孔棘武士乏少故昨已抄設不須改也倭船二隻來泊全羅左道羅老島水使崔終浩追捕之斬首三十一級○舍人李壽鐵以三公及備邊司言啓曰主將被圍則為守令者赴救之當如救焚拯溺監司雖督令往救或逗遛數日不即赴援云監司亦主將也其中尤甚者可行軍律請別遣宣傳官以此意諭于監司以聳動一道答曰如啓

史臣曰監司之職非但承流宣化而已兼帶節制軍馬之任

若遇邊警即當整肅軍馬策應備禦而今達梁被陷監司金
澍惻縮蒼黃退走于羅州為諸邑倡則無恠乎守令之棄城
而潰也億當平居無事之日食厚祿做羨官以享榮寵而臨
國家急難之時無一人忘身徇國使國家見辱於小醜可勝
痛憤哉

○咸鏡道高原雨雹

辛亥全羅道觀察使金澍馳啓曰本月十三日倭賊圍達梁城
中軍士欲射之節度使元績以為城中糧盡不如乞和令軍士
脫衣笠以示乞降之狀賊相顧踴躍踰城闌入城遂陷元績與
靈巖郡守李德堅長興府使韓蘊皆陷於圍中而元績與韓蘊
被殺德堅乞降生還云或謂韓蘊生而逃也○全羅道都巡察使
李浚慶拜辭仍啓曰古有邊患鎮將被殺則有之矣主帥被陷
則未之有也臣欲先往羅州簡閱軍馬而恐或遲緩軍官金世
鳴丁傑二人請除肅拜先為下送令深處各官預為整齊以待
何如答曰如啓近者倭變如此自上憂慮出極此乃前古所無

之變知其往哉盡心措置以為制勝之策可也浚慶又曰近來
昇平日久軍政解弛今見啓本則軍卒皆不進戰云極為駭愕
今臣受專制之任欲嚴明軍法其於一進一退少有違令者則
皆一依軍律但受閫外之任而必以軍法從事則必有攀緣權
勢毀謗叢集臣不欲計此而為之故敢為預啓且彼虜軍卒飢
困太甚不可用也驍勇軍五百名請命擇送答曰如啓

史臣曰李浚慶受閫外之重任而言及於此陋矣雖曰不欲計
毀謗之叢集其所以自私其身而要君之罪有不可逃矣後
日之不能成功可見於此矣

○命召三公兩府院君六曹判書備邊司堂上等會于賓廳
上引見于思政殿曰倭變如此何以為之今聞主將之陷沒極
為慘酷巡察使今當下去抑別有措置制勝之策乎京師根本
之地亦可盡力措置也沈連源曰主將被圍今又陷沒安有如
此之事乎軍卒頑不聽令終至於敗衄巡察使今雖下去亦安
能有為乎禁軍閑良及餘射者多抄不計公私馬斯速下送何

如尹旣曰賊衆我寡而見圍於孤城其勢旣不能自出自外救
之雖如救焚拯溺而解圍為難况降鎮之卒亦盡飢餓而僉使
萬戶之威不行於軍卒其有陷城之變固也今觀賊勢必不止
於此也李浚慶有謀略知識節制之事可以為也然軍糧兵力
旣如此則亦何能有所為乎今者人無親上死長之心而又不
畏威渙散無統監司雖發遣赴戰而終不聽命凡軍卒無統則
雖小敵尚不能却况大敵乎主將見圍終致陷沒其中逗遛不
救者必明示軍法然後人自知畏矣連源曰今之倭亂與庚午
年不同庚午年三浦倭人與邊將結怨故只陷熊川而我國以
和親之言誘而挽之使不還去而防禦使以精兵下攻故得以
勝之本則不然此倭乃中國作賊之類先劫閭閻又攻郡縣其
難易之勢與庚午不侔矣鄭士龍曰庚午年三浦倭人與邊將
結怨謀害邊將與馬島相應其意但欲入居於三浦其時以和
親之言誘之而賊心解怠故徵兵擊之終能有濟今則不然此
倭作賊中原獲利而來寇我邊主將見殺一道人心沮喪無策

可措矣夫擇將不可不慎庚午年黃衡柳騁年才略出衆防禦
得宜素有宿望洽於人心故能勝之矣邊將得人然後可也京
中禁軍合五百餘人而八十餘人今赴戰所京中禁衛甚為虛
疎內禁衛假預差口傳何如尹漑曰前日自 上問元績才略
與否而左右皆以撫恤軍卒為對而未有及才略者今以達梁
之陷觀之績之無才略可知矣績之為人可用於無事之時而
不可用於有變之日績如有才略則豈與韓蘊李德堅同入小
堡而見圍乎雖或見圍而苟有才略則必能潰圍而出矣凡擇
將之道取其才略可也士龍曰驛路殘弊必不能支軍器輸送
之馬樂至七十餘馱無他可輸之策勿論公私賤及良人使之
輸轉何如在 祖宗朝亦有公私賤自募免役之法請依前例
為之連源曰全羅道軍糧不足法聖浦田稅未及殺船者請專
數留置以備軍糧尹漑曰賊已下陸若已退去則已矣若有乘
勝之勢而八月風高之前不為回船則田稅漕運亦難而士卒
飢困無與禦敵田稅未及上來者姑留為當連源曰連陸之地

倭寇之充斥猶且如此况濟州在絕島之中消息不通今不知何如也尹溉曰濟州之事雖盡力措之恐無益也但多有據險之處不如達梁之易入也連源曰險不可恃若有一邊可攀處而賊若闖入則可以通滿安保其無虞也曹光遠曰各鎮之城率皆不固然潮退之處甚遠故倭畏其水落不敢近矣若達梁則潮退之處甚近乘潮入來直泊城下故其入寇之勢為易上曰倭變非自今年始也連年侵邊今又如此巡察防禦等使預為差出則事必不窘矣國厄如此將奔二南而紀律解弛軍令不行事多稽緩安有如此之事乎尹溉曰巡察防禦等使若預為差出則事必不窘然不見敵兵而先差將帥則人心駭怪衆論紛紛勢不得為也○憲府啓曰島夷梗化敢肆暴掠孤城見圍三日而陷沒其前若有援師之集則豈有如是慘酷之變乎至於三日而無一人來援者城中想必矢盡力窮而就擒言之可為痛心今觀觀察使金澍啓本則但言發馬行移而已未聞某邑守令以逗留被法者也如是則誰肯不畏其死而冒赴

賊窟乎金澍請拿鞫治罪且沿海防禦之虛疎未有甚於京畿而喬桐江華又是從海來京之門戶也請命議于大臣月串江華兩處別遣有勇略武官以固根本之地谷曰金澍事如啓新監司速為差出交代後拿來可也月串江華事議于大臣○諫院啓曰今此倭變屠城殺將非徒國家之大恥言之慘酷舉國遑遑開國以來所無之大變湖嶺二南積年凶荒沿海尤甚流離空虛之餘繼有此變天意之助逆可知也備禦之策足食足兵為上而各邑府庫已為空竭民之丁壯盡入緇流僅存軍卒飢疲困頓雖有良將奈於千萬蜂虿之衆何哉今日之事可謂痛哭公私賤驍勇者已令抄錄矣諸山寺剝強壯僧人不知幾何抄其強壯者使之赴敵其老弱者備糧為保則許多僧軍可為勁卒備糧有路亦無絕食之患其於倉卒豈無小補哉金羅清洪兩道僧人請令備邊司為先節目磨鍊施行谷曰僧軍抄出則其僧必為逃散一族受弊且以僧禦敵於事不當不允再啓不允○弘文館啓曰

今以憲府所啓命適全羅道監司金澍澍之罪固有之矣但
兵使被害一道軍馬調發及凡所措置之事專在監司道內
之事方略已定今若換以他人則新赴其任不知東西人心騷
動事機亦緩深恐大誤機關重貽國家之患臣等聞中朝邊
將臨敵有失誤者令甘罪責仍在其任則治罪必在事定之
後此慮其臨機敗事而然也臣等之意勿適金澍待其亂定
治之未晚也答曰如啓○弘文館啓曰臣等聞元績等陷沒
此千古所無之變痛迫于中不知所裁臣等在經幄之中不
可容默條陳于左以備採擇一京師根本之地有外患之時
武臣中有才望者禁軍之有武勇者不可盡出於外已發行
者已矣其未發行者請皆留衛一江華喬桐等處在賊路要
害之地無城堡可以為固而延安亦與江華隔水相望則三
邑守令皆書生也如遇不虞恐難措手也京畿沿海列邑迫
近王都尤所當急防禦使預先整練士卒有變即赴則庶無
窘迫之患也一飽暖休息者盡在於僧徒預備之策當此岌

岌之時雖不可遽責以弓馬矢石之任而輸運樵爨之役皆其
所能况其中豈無壯健可以禦敵者乎請令兩宗登時抄發以助
軍勢右等條件並議于大臣處之答曰議于大臣○傳于政院曰
以諫官所啓示于備邊司但僧人無弓馬之才而不關於戰爭然
諫官王堂以是為言何以則可乎問於備邊司○清洪道清風雨
雹交下大如烏卵慶尚道與海雷動雨雹一時交發長鬚雨雹交
下榮川狂風暴起大木斯拔屋瓦皆飛雨雹交下天地晦塞不辨
咫尺暫時而止添原有大石反卧

壬子全羅道兵馬節度使趙安國慶尚右道防禦使金世幹拜

辭安國啓曰臣聞水使金之軍多為仗兵所害兵使之死精卒

盡為所殺收其散亡勢難復振請於閑雜人中加定軍官十人

隨後下送答曰如啓○倭奴使李德堅持書契自達梁還于靈

巖五月十三日達梁膺德堅降于虜虜遣德堅持書契來求軍

此金啓以○命名三公及六卿備邊司會于賓廳傳曰近來邊將撫

禦失宜以致北鄙之憂朝廷待夷頗輕又貽南方之患今觀啓本

金樹啓本云倭人謂李德堅曰汝國與我等相交甚
學近來三四年間多殺我國無罪之人今為仇讎云則倭寇結

怨已久欲為復讐大舉而來至茲要到京城之語恐動我國
國家之辱莫大於此更加廣議多發精兵期於勦滅也京師根
本之地而堂上武臣無可用之人亦為可慮昨日弘文館條陳
及諫院所啓僧軍抄出事速為措置國值厄運致有今日之患
自上憂慮罔極自今以後卿等早仕晚罷常在闕中以畫籌策
可也且李德堅義不可辱守死不屈為正也而竟偷生以還此
必倭寇以德堅為使而欲得其軍糧耳近年以來倭船過海者
輒擊而殺之其怨深矣故邊警至此此不可以常例處之且以
對馬島主書契觀之馬島亦未必不知也沈連源等啓曰上
教至當觀此書契則安有如是之辱乎其中有稍解我國言語
者云此必往來我國之倭亦非馬島之所不知也德堅之生還
雖由於哀乞而倭人亦欲通其言語故使之出送耳且其書契
要到京師官家等語皆中原所用語也今之來寇者亦必有中
國之人也不然則此倭必慣行中國者也且倭人不奉嘉靖年

號而今稱嘉靖三十四年尤可疑也且弘文館條陳之策皆為至當僧軍抄殺事備邊司曾欲啓之矣前朝之季調發大軍亦令僧人持長斧大挺以赴戰場僧軍雖無弓馬之才而擇其壯健者則豈無可用者乎但勿令兩宗抄殺使守令抄殺何如且使臣民陳達謀策各盡所懷百僚舉爾所知使無遺材亦至當之論也且慶尚左道防禦使金世澣今日已就道矣然左道無島嶼倭寇難接而又無聲息防禦之急比他道為歇而倭船之來自全羅至清洪其勢甚易自清洪入畿甸其路不遠請令世澣毋往慶尚道歸清洪下道鎮于舒川浦一以救全羅之急一以備下道之寇且令張世豪在清洪上道以備京師之緩急何如且李德堅事自有軍法當依其律然若姑緩倭賊之心以待援兵之盡赴則宜察論巡察使姑囚德堅也答曰皆如啓○憲府啓曰全羅右道水營與達梁相距至近水使金贊聞達梁之圍苟能率兵馳到盡力赴戰則可以解圍而破賊矣小無汲汲進救之狀已為駭愕而接戰敗衄被奪旗纛之事則匿不以聞

其失誤軍機詐不以實之狀昭著無疑請命拿推依律且京師
根本之地不可空國而盡送將士於外能射人及僧人中有勇
力者多在於胡西南兩道苟令善為措置多方搜出則精兵可
出於本土京中之人不必如是多費以致根本之孤虛也况京
中將卒有馬者鮮少故許令攘攬他人之馬此非但人心騷動
而怨咨盈路將使根本之地士馬殆盡至為未便且元帥及副
帥軍官從事官將至百餘人亦已多矣雖不別遣軍士亦無妨
也請命議于大臣士馬已往者外勿復加遣以固根本答曰金
贊事啓意當矣但今若拿來則邊鎮騷擾徐觀而處之亦未晚
也士馬勿復加遣事當問于大臣

史臣曰倭寇之乘勝長驅專由於達梁之見陷當初見圍之
時金贊以主將不能救援怯縮無措但窺見其城陷使一道
精兵盡屠於賊手而元績韓蘊亦皆見殺賊勢益橫我軍奪
氣賊鋒所指雖堅城大鎮望風先潰莫有禦之者官舍民居
焚掠無餘可謂痛憤國家果平百年專務姑息若金贊之運

邇不進崔澹李希孫洪彥誠之棄城奔潰者不能繩以軍法
振肅軍令將皆畏縮士不赴敵無足恠也國家之恥辱於斯
極矣

史臣曰臣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令必
須嚴明而有濟姑息則必敗至於靈巖之戰金景錫畏縮城
中終不能出一步於門外南致勤趙安國皆在半日之程畏
其賊勢鴟張退邇中路托稱日暮退宿十餘里之外待其賊
退乃始來會使自滅之窮寇不能勦滅皆得脫走此由於姑
息為政不能嚴明紀律之所致也使賊大肆焚掠得脫而歸
然後雖徐察金贖而定律亦何益哉

○傳于賓廳曰府啓如其詳議以啓沈連源等啓曰京師根
本之地果不可不固臣等恭不慮此也但全羅兵使元績令至
陷沒本道人心洶洶將至潰散必多送精兵張皇其勢使有聲
援然後本道之人有所恃矣巡察使之所請至於五百雖不可
盡從加抄送三百斯可矣且凡軍士有馬然後可以赴戰請令

三四人同力備馬以送且臣等為籌策常在闕中擾擾未安請
會議于中樞府答曰皆如啓○諫院啓曰達梁被圍如有外援
則其陷沒之慘豈至此極乎海南縣監邊協聞兵使被圍先自
馳到經夜結陣以平明赴援之意屢報於水使而金贊已知邊
協馳入赴戰而猶不即進更令所率鎮撫登山俟望則其逗留
之罪大矣但臨危易將恐失事機姑令戴罪自效須臾不死亦
云幸矣今不效死勦敵當依律不饒之意下諭巡察使使金贊自
知其罪且畿甸沿海郡縣頓無防備萬一倭賊由海路直迫畿
邑則極為可慮請宗親及文官南行與雜職中稍解操弓者並
令抄擇預先整齊以衛王室答曰皆如啓

史臣曰金贊畏縮逗留不救達梁之圍其罪當誅而諫院以
戴罪自效為言此軍法之所以益懈也

○日暈咸鏡道洪原雷風雨雹交作如大豆

癸丑傳于政院曰比年以來國值厄運連歲凶荒二南尤甚饑
饉之際又有今日之變安有如此事乎十八日聞達梁之陷因

致驚動氣輒不平故未能視事政院其知之○慶尚道都巡察使曹光遠拜辭傳曰近年以來國運不幸仍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卿其體委任之意凡事盡心措置光遠仍啓曰國家昇平日久軍政解弛為軍卒者不知軍令之為何如也若驅不教之卒遽用軍法則是罔之也又若不用軍法則無以成厥功為是之故日夜憂慮答曰啓意知道○傳于政院曰僧軍抄發時奸吏黃緣必有侵虐一族之弊其侵虐現露者嚴治其罪且依諫院所啓全羅清洪兩道為先抄發他道則徐觀其勢而為之陵寢寺僧則其勿抄出

史臣曰調發軍卒怨譟盈路而上之所憂者猶在於僧人之見侵都下之民盡赴矢石而上之所慮者猶在於陵寢之緇髡是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也意以奉佛之勤治國以愛僧之心撫民則國之不治者否矣民之失所者無矣而又安有今日之變乎吁

○憲府啓曰今聞全羅道倭變之勢一自陷城之後賊勢益張

我軍怠敵今不嚴示軍法以激頹惰之心則必無冒死赴敵之
人李德堅賣將偷生屈膝倭奴苟全頑命反為使令於彼賊至
受書契而來未知在虜中之時又為何等無狀之言而卑屈
哀乞使賊給扇與書而還也請命遣人嚴示軍法使一道將士有
所知畏答曰已令囚禁徐觀事變然後罪之未晚也不允後因
之議又啓金贊依律不允後累啓不允○備邊司啓曰庚午年
倭變時亦有密諭兩界之事近者南方有變北方無知之民以
倭變傳語野人則因此生亂亦不可不慮軍民等以倭變傳說
者一切痛禁如有犯者以訛言惑眾之律罪之且京中亦多訛
言若不鎮定人心動搖恐生變故中朝亦有訛言者斬之之律
請依其律事捧承傳曉諭中外答曰如啓○夜良方東方南方
坤方如火氣月暈江原道江陵雷動雨雹交下

甲寅備邊司啓曰日本倭人平長親所持來銃筒至為精巧所
劑火藥亦猛烈不可不賞請從其願以授堂上何如答曰如啓
○海南縣監邊協遣忠順衛林玄齡來報邊事曰邊協聞達梁

被圍率軍三百人馳往救之與前茂長縣監李楠並力接戰為賊所破李楠死焉邊協敗北僅以身免右道水使金贊珍島郡守崔潁不知邊協之敗自於蘭浦來救亦見敗是日達梁陷且於來路遇南平居武人金洽則洽云以射手隨兵使同入達梁倭人圍城六匝兵使及軍卒俯射之多有中者倭人移梯大旗于城底各持防牌踴躍鼓譟城中人以石下擊旗幟防牌或至破裂似有退北之狀兵使勢窮乃於城上作和親書以遺之倭人知城中矢盡力竭以梯登城城陷云達梁陷沒之後倭人從外洋先入於蘭浦遂向珍島南挑金甲兩堡皆焚蕩矣邊協與南挑浦萬戶宋重器同守海南城中兵小外援不至若一朝敗死則祇徒海南見陷沿海諸郡將有破竹之勢國家之辱莫此為甚欲聞朝廷無路可達因謂我曰汝其稟于監司轉聞于朝廷云○日微暈夜月暈江原道狼川風雷暴作兩壺交下或如彈子或如榛子

乙卯三公及六卿備邊司會于賓廳議曰昨日收議各陳所懷

今更同議則皆以為倭賊只出於邊地而非所以逼近於京邑也若先出大將是京師戒嚴也尤致人情騷擾矣且備邊司專為措置畿甸又有防禦使則在都大將亦無所為矣且備邊司堂上輪夜直宿事今更議之則皆以為雖夜有急報猶可出命牌抬議况一堂上雖或直宿難可獨斷庚午年亦無直宿之例若堂上直宿則於見聞亦為騷擾此亦不可為也答曰如啓○傳于沈連源等曰達梁之陷由於元績績初以孤軍入於小堡已為失策及其被圍之後遽為乞降終致陷沒其身則已死矣其罪亦有可治者且金贊李德堅事臺諫之論當矣大臣前日雖已定其議而更議以啓連源等議曰元績以主將先自乞降全城陷沒以此人心搖動罪之首也其身雖死陣書以為降賊者沒其家云元績之心固欲為偷生之計而降賊者也請依其律削奪官爵籍沒家產李德堅則欲緩敵勢而囚之矣以軍律定罪之意前日已啓之矣今依軍法遣宣傳官斬首以徇且金贊敗軍之將也崔潏棄城之卒也皆不可仍在其職請削奪官

爵降屬軍率使之立功自效且有罪者懲有功者賞然後人心
激勵全羅左道水使崔終浩全船捕倭海南官奴李永孫斬倭
一級請並論賞答曰今者倭寇大熾邊情洶洶必賞罰分明然
後可也皆如啓○諫院啓曰今聞銃筒鑄造國無儲鐵分貿市
上怨咨之狀所難形言東大門及南大門城上棄置之大鍾請
鑄成銃筒使無貿鐵之弊答曰既令貿鐵不須破鍾不允後兩
司累月論啓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鄭惟吉等上劄曰伏以自
古主將敗死之後偷生散亡之率例謀自免歸罪於已死之將
者多矣今元續乞和之狀特出於李德堅及其陪牌之口說而
無明白可據之證則其真偽難以預定遽以降賊之律坐於籍
沒恐不得無冤於其間也見圍孤城幾至數日賊勢日熾援兵
不至當其顛沛之際雖不知其所以處事之如何而力竭城陷
身委積屍則其死亦可謂死於國事者也比之於逗遛傍視之
帥賣國乞降之倖棄鎮徑遁之將則其罪亦有間矣續智慮淺短
不揣機變提孤軍宿殘鎮其身不保卒至辱國以此斷續固

其宜也必信亡卒之言不究真偽之迹置諸重典則恐非原情
定罪之意也身首橫分肝腦塗地績之死則已矣妻子踴呼南
望擗踊一家之慘為如何哉績之所犯果如傳言誅骨籍沒萬
萬無惜苟非其罪而猶不得雪則不唯死者抱冤於九泉亦恐
生者孑孑而無歸也夫軍令之必嚴者欲其振肅而使人人絕
偷生避死之心也有違於法者臨敵處律則足以聳動目前而
作三軍之氣也今籍已死之家欲以申威千里之速者臣等未
敢其必然也攷之於律則有降賊籍沒之科稽之於禮則有陣
亡獎慰之典績之此死居一於是尤不可不審之也伏願 殿
下更以臣等之言議諸大臣而處之答曰績若戰死則猶足可
惜先為乞降以致賊勢大熾死有餘罪然當更議處之○傳于
政院曰元績事欲振肅軍令故已定其罪矣更思之則與全不
接戰而就降者有間至於籍沒無乃過乎以弘文館劄意遣史
官議于三公兩府院君○以沈守慶為弘文館直提學吳祥為
典翰尹毅中為副校理尹澍為副修撰劉寬為全羅右道水軍

節度使

史臣曰劉寬之見棄於人久矣而大臣備邊司同議以薦者寬嘗奴事尹元衡故也

○日暈白雲一道自日下貫暈

丙辰領議政沈連源等議曰元績被圍不久未至於失竭糧盡而徑自乞降此非特出於李德堅及陪牌之口說金洽之所親見也其降賊辱國斷無可疑追奪官爵未足以盡其罪故以籍沒之律議啓今難更改瑞原府院君尹元衡議曰臣見玉堂之議其意美矣然元績不能以死守城見圍未久便生偷生之計先示降賊之狀使欲退之賊還集登城而被屠之迹林玄齡所知金洽之言與監司取招啓聞大槩相同此豈散亡之卒歸罪死將而搆虛之言乎乞降之際賊若許之則績偷生之計得矣論其情狀則與降賊者無異故以籍沒之律議啓已死之人若止削奪官爵則恐不得以快羣情之憤而振軍令之解弛

史臣曰尚震尹溉初謂史官曰元績之事極為曖昧玉堂之論甚

合吾意然終始以籍沒為是者瑞原府院君也知籍沒之議出於元衡而震等強為之合其諂甚矣

史臣曰績之罪不至於籍沒而大臣以籍沒定罪者不敢違元衡之意也或云元績家在原州而元衡妾蘭丁之父亦居原州與之有隙故元衡必欲籍沒云

史臣曰元績父子俱死於鋒刃以亡卒之言至於奪官沒財非所以殲人也古者有詐降歸國者李德堅苟降於虜豈即返國乎斬德堅以塞被虜者歸國之路尤不可也其後倭人多率國人以歸未必不由於此舉也

傳于政院曰以林玄齡之言身之元績之罪昭著無疑後雖更問又無取實之路已定之罪不須改也備邊司啓曰諫院所啓欲以大鍾鑄銃筒其言當矣買諸市上似為騷擾雖或買之亦非正鐵鑄成兵器恐不堅利大鍾本是棄置無用之物破鑄銃筒勢甚便易請先破南大門城上大鍾以鑄何如答曰久遠之物不可破也內需司所儲銅鐵可以鑄也不久

史臣曰大鍾本貞陵圓覺寺之物金安老啓于 中廟曰

晨昏之鍾聲微難聽請移此鍾于東南二門之上 中廟允

之於是分掛於東南二門晨昏擊之聲振都城及安老敗後議

者曰安老有不軌之心故有是舉也國姓李也安老姓金也

於五行金克木故掛是鍾於東南東南者屬春夏乃木氣旺

盛之時金以克之是弱木之計也其後撤棄於城上今諫官

請鑄兵器其言是矣 上不從蓋為佛家所用也觀此一事

則其惑於異教可知

戊午弘文館上劄論破大鍾鑄銃筒事不允○夜坤方巽方東

方如火氣京畿陽川有男子雷震死長湍雨雹交下大如大豆

江原道麟蹄雨雹交下大如鳥卵小如榛子經日不消

己未兵營假將柳泗長興假官李壽男棄城遁去賊遂盡取其

軍糧兵器初觀察使金澍以前府使柳泗為假將使守兵營以

碧沙察訪李壽男為假官使守長興府先皆逃去五月二十一日倭賊五十餘人但持槍劍入兵營盡搜出兵器雜物又取蒸

米七百餘石焚蕩營舍二十二日倭賊又入長興府盡取其府
中雜物○命召三公及備邊司兵曹堂上會于賓廳仍傳曰巡
察防禦等使下去後勦滅倭賊日夜望之而今見防禦使啟本
則安有如此危急之事乎不但焚蕩閭閻兵營長興亦連陷
軍糧雜物並皆掠去可謂痛心非徒倭人作賊我國之人亦有
竊發者尤為痛憤援兵入送事速為措置我國之人變者倭服
者治罪事備邊司已啟之矣捉來于京推鞠何如連源等啟曰
臣等見啟本極為痛憤京中募精兵二百人今日分道下送矣
巡察防禦等使纔到於彼故未及措置而下送精兵亦未准到
不得已規畫措置後當為接戰矣我國人作賊事尤為痛憤已
捉囚一人云此則當捉來推鞠耳答曰啟意知道巡察使防禦
使未及措置之意自上亦知之矣他道精兵亦速下送○憲府
啟曰臣等聞珍島郡守崔潏棄鎮出來使舉邑之民相效走避
塞江而渡一鎮空虛事甚駭愕即欲論覈其罪而其後崔潏牒
呈有因水使之令領軍出來其間民敵不得更聚守禦云故臣

等慮其容或有如此之理不即論啓矣今見巡察使李浚慶啓本則崔潏非因水使之令而擅自棄鎮一邑空虛將作賊窟其為棄鎮之狀斷無可疑不可饒貸以待其自效請命拿推依律不允後累啓不允○諫院啓曰今聞清洪水原等處邊報繼至此言誠然則可謂逼近京邑也備邊司規畫處置固無所不至臣等之意以為彌令必出於一然後可以專制布置方略呼吸可用請依玉堂之議速出元帥一人使之統攝都下及畿甸之事且列邑諸刹僧人急速抄出整齊江原道嶺西正軍及僧人等并皆抄發待令使之聞變馳赴答曰元帥差出事曾與大臣兵曹備邊司同議雖無元帥可也不允餘皆如啓○以金弘度為吏曹正郎金鎮為弘文館修撰鎮帝懷患失當金汝亨等與金弘度相

中立為自保之計原其本心李龜壽為博士○日暈

庚申命召三公及備邊司兵曹堂上會于賓廡仍傳曰湖南倭寇日夜望其勦滅而今見巡察使啓本則以破敵為難而坐而觀變矣且金景錫年老氣衰何以為之庚午年倭變不如

今日而有都體察使在京措置今亦差出何如臺諫請出在京
元帥此論又何如連源等啓曰巡察使非坐而觀變欲待士馬
之休息軍卒之准到然後有所布置耳金景錫雖老洵然乃宿
將且得本道民心不可違也崔豪之為人勇健且多弓馬之才
以此人為助防將下送則巡察使必任用矣請於今日內下送
庚午年無備邊司且無可當之人故差出矣今者無可當之人
又有備邊司則都體察使不須差出也且石戰軍金海人一百
名已令抄送本道有變則以安東人抄禦為當答曰皆如啓○
諫院啓曰臣等以為防禦使雖已到靈巖或未及調兵不即追
擊今見巡察使啓本則金景錫雖在靈巖距兵營至近之地非
徒不能出擊先自畏怯頓無制敵之志以負國家委遣之義
其罪大矣國勢之岌岌至此不可不以其律治之以振軍威也
但巡察使啓本內當此賊勢熾張戰守方急之時一人之力不
為無助云請姑依金贊例降充軍伍使之戴罪自効答曰不允
久啓不允○禮曹判書洪暹啓曰人君於邊報日至之時必出

御外廷故 祖宗朝若如此之時則必引見大臣或問其籌策
或授其方略而至於遣帥之時亦必接見詢其謀策論其處置
以勵三軍之氣也今者久廢經筵必以有事變故也然不可不
禦經筵迎見大臣臺諫以問籌策也今自 上在內而使下人傳
語竊恐下情之阻遏也今暑氣未至於甚而國家多事引接臣
僚以議大事可也答曰湖南饑饉之餘倭寇大掠自上悶慮固
極十八日聞陷城之報驚動而因致不平故久廢經筵耳自少屢
經大事不無心證欲引見醫員第恐如此之時尤為洶洶故自
內服藥調理今則平蘇耳非為暑月而不為經筵也○以孫軾
為兵曹佐郎洪天民為司諫院正言○慶尚道盈德縣吏家猫產
子一身兩項面目口鼻俱備左口則能鳴出聲右口則唯開闔
而已

辛酉倭奴入康津縣初觀察使金澍以光州牧使李希孫為假
將使與康津縣監洪彥誠羅州判官金錡及前府使朴敏齊馬梁
僉使洪守讓共守康津縣五月二十六日希孫等皆棄城遁賊遂

入城盡取兵營軍糧備邊司請以李希孫洪彥誠金錡並令從軍立功自效 上從之後金錡亡命○傳于政院曰今見巡察

使啓本則洪彥誠等之言雖不可信洪彥誠等供辭云南方軍卒不知軍令但知窺

商雖或斬頭徇示而頓無救援之意衆心不一棄城出來云云盡散而後倭賊各持槍劍闖入城中不得已

而今者將帥雖欲力戰軍卒不聽其號令而逃散雖良將安能

獨守乎向者欲救一時之弊出監軍御史故權移於他而軍卒

不有其將弊習至此可為寒心何以則能使士卒聽令而力戰

乎此言言于備邊司且巡察使啓本以為加里浦僉使李世麟

孤弱故使之出來云彼必勢所不得已也韓蘊乃國家可用之人

而至於敗沒常痛于心世麟勇猛之將使之出來勿使敗亡

史臣曰誣哉彥誠等之言當希孫之守康津也軍士皆欲出

戰希孫不聽軍士怒曰如其不戰而待死曷若出戰而救生將欲作

亂希孫懼而遁去然則希孫等初未嘗有戰鬪之志而反歸

咎於軍卒之窺避不其誣乎故金澍馳啓之言希孫等所領

軍卒不下數千餘人糧餉器械亦足以持久所嘗嬰城固守

期於死戰而敵兵一迫開門奔竄罪不可貸云則希孫等非其
勢不能抗敵而出來也乃先自畏愒而遁也况希孫等遁去之
後倭人猶疑城中之有人不敢入城及知其無人然後敢入
則倭奴之入城在於希孫等既遁之後其曰持槍劍闖入而不得
已棄城出來者尤為誣罔也其為罪又有甚者矣

○密諭于全羅道都巡察使李浚慶曰金景錫年老怯懦自從
赴戰一無寸效康津近在咫尺而不即馳援卿既已論啓景錫
亦自待罪聲勢摧折不復支持決不可仍在其任李世麟若已出
來即令代之金景錫降屬偏裨使自效功但未知世麟能保出
來與否易將之事為重故如是密諭矣○憲府啓曰三軍進退
係於主將之勇怯為主將者先自畏縮則三軍之士孰敢棄身
於死地而赴敵哉自達梁殺將屠城之後賊勢大熾一道人心洶
洶危懼其所依望而保在者專在於主將臨機制勝而已右道防
禦使全景錫受命下去後賊兵尤肆充斥殺掠人民略無畏忌如
入無人之境而景錫望風摧沮無意應變故士卒皆有偷惰之

心而無振肅之氣以景錫為之信也保守兵營則城塹完固
可以禦賊兵之衝突而既不能善措以致兵器軍糧盡入賊
手至於康津被圍日久城之見陷迫在朝夕而先自恒惴坐
視不救沁海各邑將盡為賊墟凡在所聞莫不痛憤請拿推依律
答曰不允久啓不允○分遣宣傳官張沆白惟忠于慶尚清洪兩道
往諭觀察使及兵使抄精兵令尹先智金世幹各將五百人馳赴
于全羅道以湖南勢急故也○日暈兩珥慶尚道晉州等五邑
水田中有甲黑虫體小頭尖食苗多害

壬戌全州府尹李潤慶與右道防禦使金景錫擊倭賊斬首百
餘級初觀察使金澍以李潤慶為假將使守靈巖潤慶欲為死
守之計撫其軍卒備其器械彈力盡心其所捍禦之方無所不
至城中之人賴而為恃及金景錫來到見賊甚盛四體無骨計
無所出五月二十四日倭賊分東西作陣來圍其城二十五日
全州軍士若干人請出戰景錫不許固請乃許之景錫坐城
東門樓上抄發驍勇軍出戰良久倭賊北走四散或入鄉校中我軍

乘勝擊之就鄉校中斬首一百四級又追擊奔北之倭斬六級其餘皆遁去時南致勤在南平縣聞靈巖被圍將往救之路逢倭賊亦斬首十一級翌日趙安國南致勤到靈巖又明日追倭賊不及史臣曰倭寇之敢肆衝突者以將士之畏懦而退縮也攻之則潰退之則走稍示兵威逃竄不暇故靈巖之捷亦出於驍勇軍十餘人之先戰時趙安國在靈山津南致勤在南平縣苟能與景錫內外相應則彼蕞爾之盜庶可勦滅無遺類矣今也諸將皆懷畏怯之心景錫懾懼於城中而莫敢出頭致勤安國皆駐兵遠地不肯進擊雖赴倭賊既敗之後而又不乘時追擊使倭賊從容就船可勝痛哉

○傳于政院曰倭賊日熾未聞勝捷之音自上憂慮固極之際今見啓本則斬首百餘級云此雖小獲猶愈於專未有獲巡察使處更加盡心勦捕及饋餉我軍使之不饑而力戰之意並下諭○備邊司啓口金景錫斬獲多至百餘級庶可贖不救康津之罪請因為防禦使事密諭于都巡察使答曰如啓○以柳辰全為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

以大臣議為都巡察故特加

權續為漢城府左尹韓崱

為右尹○日暈兩珥京畿高陽等四邑有虫如二眼蠶損食禾穀

平安道平壤仁興等部有虫觜紅體黑如二眼蠶損食麩麥

癸亥全羅道防禦使金景錫遣其軍官南井持狀啓上來 上引

見於思政殿 上命南井進前曰相戰時事及所見所聞汝詳

言之南井曰初倭賊來據靈巖鄉校為賊將者踞坐于聖殿位

版交倚以出彌令焉賊之先鋒有持黃旗者低昂其旗若為招

我軍之狀又揮其劍搶拍手作聲聲動天地矣閭閻士庶妻子

皆聚于城內初聞巡察使防禦使之下來皆恃而為安及聞此

聲莫不奪氣主將使軍官通諭俾下搖動且傳令軍中曰進戰

者生退北者死汝等其無為國之心乎其各一乃心力可也與

其退而死曷若進而生乎良久人心自定翌日倭賊皆聚于東門

外拔劍踴躍以示其威主將抄勇健能射者十五人探見賊勢

欲為接戰倭賊背立而相戲以示無懼之狀我軍射以長箭則

以劍擊之使不得中以片箭射之則倭人皆懼焉倭人分一

衛千餘人橫截羅州之路欲絕赴援之軍兵使趙安國在靈山
津聞變而來為倭所犯不能通也臣與全州驍勇者六人探見
鄉校則倭將方踞坐位版交倚臣以片箭射之矢著所坐之柱
我軍一時俱射中其左股倭將乃以劒擊其麾下觸者皆傷主
將令放火箭會西風大作火箭迅馳因勝勢逐之倭賊皆入鄉
校我軍射矢如雨賊遂失勢奔潰因斬首一百四級又逐奔北
之賊斬首六級餘皆分散矣臣出來時左道防禦使南致勤及
兵使趙安國欲逐奔北之寇而結陣於鵠川川乃兵營康津靈
巖所會之地也主將則欲追而恐倭賊乘於入城故不敢追也
史臣曰金景錫之所以遣南井來者欲其揚已之功也靈巖之
捷功不出於景錫而南井之言如此其欺誣甚矣
史臣曰南井雖欲揚景錫之功而畏縮退托之狀著於其言而
不可掩矣

上曰巡察使在何處耶南井曰在羅州矣 上曰倭寇日熾未
聞勝捷之音今雖有所獲國恥曾不足少雪言于巡察使防禦

使及兵使更加措置期於盡殲可也左承旨李鐸曰臣不知彼處地勢矣然今聞南井之言而以兵家事籌之則賊倭退還之際正乘機之時也若我軍合力攻之則可以勦滅我軍方結陣於鵲川云若能使倭賊入於內地而不得歸船則可以盡獲矣上曰倭若止此而奔散則必有衝東擊西之患必勦滅而後可也此意言於巡察使鐸又曰倭奴自陷達梁之後凌侮我國四散入來靈巖之捷正乘機之時但若未及截於歸路則恐不能獲也初倭船六十餘艘泊全羅道達梁鎮海口節度使元績率兵二百餘人同長興府使韓蘊靈巖郡守李德堅入援倭人佯避走績遂入城守禦賊衆大至圍城三日績以援兵不至糗糧將盡令軍人登城請和賊知勢弱圍益急城遂陷斬績首軍士被殺無餘韓蘊亦死李德堅乞憐生還賊因附書陵侮至言直犯京都時水使金贊光州牧使李希孫入救皆敗走賊乘勝闌入列鎮遂逼兵營及康津守將望風遁去於是焚燒官廨烟焰漲大軍糧器械盡被奪掠又分寇長興府城無守禦即陷因散

八閭里焚蕩室廬搶掠財物不可勝計士民奔竄山谷每村賊
來僅或三四人而無敢應敵者沿海鎮邑蕭然一空賊以其所
掠財物分載牛馬無所顧忌投靈巖鄉校毀位版祭器時出而
劫掠村閭為持久之計防禦使人景錫恒懼不敢為出戰之計但
入城自保而已初全州府尹李潤慶留鎮靈巖請出戰景錫猶
不從軍校等至言萬一兵敗請獨當其罪強之再三景錫不得
已只許出兵而景錫猶在城中不率衆繼進將士承潤慶指畫
憤惋決戰斬賊一百餘級餘賊棄其資糧財物而遁走其日賊
之分掠羅州村閭者至校則其黨已散遂蒼黃遁去李潤慶又
請出兵窮追景錫不從強之乃從僅獲數級焉

史臣曰自國朝以來昇平數百年而民不識兵革卒有此達
梁之變列邑守將望風奔潰賊勢日熾中外大震朝廷以刑
曹判書李浚慶為全羅道都巡察使盡領侍衛兵及括都城
勇力之士而往然留鎮羅州賊徒闖入州境而猶且畏縮不
出浚慶素負時名朝廷之所倚以為重而卒遇小寇屢置如

此士民無不失望焉且其初也觀察使金澍聞節度使之死
即令李希孫領兵入赴而希孫望賊走避澍不之罪如長興
則至不差主將以守及聞賊勢之盛即自退避靈巖又以李
希孫守康津時防禦使金景錫南致勤節度使趙安國皆已
至而希孫請救猶逗遛不進於是希孫恒怯棄城以走事至
於不可為矣時海南一城賴縣監邊恊極力守備時出捕賊
之分寇者以故得不陷且靈巖之捷也若先出戰奪倭船之
留海口者而追擊則可以盡殲無餘而主將無出戰之意縱
賊以歸至經宿乃乘船盡遁南致勤又將邀擊而畏縮不決
竟不能洗前羞耻諸將之無狀一至於此耶

六月甲子朔下諭于全羅道都巡察使李浚慶曰本道之倭賊
大熾故已令慶尚清洪兩道防禦使率軍馳赴合力攻勦矣今
料賊勢若已奔敗則不無移他道作耗之患倭司猛信長
倭人也亦以為倭人欲寇掠於大明與朝鮮若見敗於一處當移
入於他道云其言雖不可信而清洪道近於全羅道似先受敵

其道防禦不嚴卿其量度事勢以本道軍卒及京中抄送精兵猶
可制勝則金世幹盡領其所率軍士七百人馳還清洪道以待
其變亦令尹先智盡率其軍還慶尚道待變何如此事遙度為
難卿其熟計處之且若清洪慶尚有急而全羅賊勢不至如前
熾盛則左右防禦使亦各率精兵馳赴攻勦可也○憲府啓曰
今者無識之輩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國國家之事勢如此而猶
恐其奴之立功從良目為背主而收沒其家財侵苦其當身未
知是何人哉如此之類臣等時方摘發而治之但治之以法不如使
人悅而從也一人之奴三人赴戰而其中一人立功則良其立功者
賞其主以官則懲勸之道並行而不悖請命議于大臣况今
日之事乃開國以來所無之變而食祿之家不費一馬軍卒所騎
之馬取辦於攘奪為士大夫者不亦有媿於心乎請命堂上以上
各出馬一疋堂下六品以上并二人出一馬以助救急之萬一傳于
政院曰以此意議于備邊司以啓備邊司回啓曰公私賤從良之
法自有舊規不必別立新條至於戰馬則京中馬匹盡入於精

兵七運之去百官所騎馬外其餘無幾雖欲效忠備納其勢末由
如不得已東班參議以上西班與宗親二品以上祿厚之人猶可
備納六品以上之員雖強責納勢所難行答曰如啓○全羅道觀
察使金澍狀啓倭賊自達梁陷城之後乘勝長驅我國人心洶
懼不思進戰一聞聲息輒欲散退勢難支持全州府尹李潤慶
領兵三千餘名屯守靈巖號令分明恩威並行在城軍卒一心
向附倚以為恃而巡察使李浚慶到羅州以為兄弟之間有難
節制故移文靈巖使之出來而潤慶答以受國厚恩當以死報
義不可出去仍在靈巖以鎮軍情又倭賊焚蕩城外民家將欲
圍城城中將士相顧失色無計破賊潤慶為先倡義抄所領精
兵與防禦使同力斬獲賊勢大挫夫捍禦捕獲之功唯潤慶為
最云傳于政院曰觀此書狀則李潤慶盡力措置至為可嘉當為
優賞此意言于備邊司○以金懿胤為戶曹正郎黃瑞為禮曹正
郎○日重暈兩珥

乙丑政院啓曰毀無用之鐘為禦敵之具實備患之長策大臣

六曹侍從臺諫啓請已久未得蒙見臣等不勝悶鬱兵器之備今日之所急竊恐統筒之鑄無時可已則豈可每貿諸市以重困民生乎在平時尚不可拒羣下之言况當多事之日乎至為未安敢啓荅曰雖無用之物亦不可輕破不見今者賊勢如此若有良將善為措置則賊必不至於恣行而今乃退散如彼予亦為痛憤政院其知之○傳于領議政沈連源曰昨見防禦使啓本則賊已退去云我軍非不足若水陸挾攻則幾於勦滅而終使倭寇散去後患必大各道各鎮更加申勅常若臨敵可也且分功高下死亡多少及倭賊逢箭之數令巡察使詳察以啓且經禍之地人民盡為逃散廬舍亦皆焚蕩其活民之策朝廷預為講究使人心鎮定也○憲府啓曰金贊等逗遛棄鎮之罪決不可容貸而尚未伏辜故如洪彥誠李希孫等相繼偷生以致辱國至於此極此乃紀律不嚴之故也請速下諭巡察使其中負罪尤甚者並置重典以肅軍令荅曰與大臣議處○遣宣傳官洪仁祿下諭于李浚慶曰省卿馳啓知將士乘機搃賊使

之敗遁良用慰悅但以賊勢觀之金景錫雖得一捷不復窮追
奔北之賊南致勤雖有斬獲亦不登時挾擊趙安國以兵少為
辭坐失挾擊之機不克殲殄賊類其畏怯持疑之狀著矣宜加
譴責而第未知賊船永退與否姑容其失誤之罪使之仍各自
奮卿其嚴加責諭以圖後日之效况賊衆盡收公私糧仗而去不
無久據海島出沒作耗之患策應之方不可小緩卿宜更勅勵諸
將隨賊所犯期盡勦殺且各鎮陷沒形止閭閻焚蕩戶數我軍被
殺之數倭賊逢箭死傷多寡將士犯律輕重及軍功等第一一詳
覈修復城隍安集人民調給軍糧分守諸將京軍留防便否等事
詳悉條畫馳啓○傳于政院曰陵寢僧勿抄軍事已為節目而禮曹不
察並為抄發云今後勿抄事更為公事

丙寅備邊司啓曰金景錫初既不救康津之陷又自靈巖一捷
之後更生疑畏之心不能乘勝追擊盡殲奔敗之賊不得無罪
然賊兵之奔北由於景錫之能摧其鋒以功罪相准則功多於罪
宜在論賞之列金贊崔潐逗遛棄鎮之罪所當依律處決矣然罪

狀未能詳知而且有殺賊自效之事不可輕為處斷姑待巡察
詳覈馳啓後更議處置何如且凡征戰徧裨之成功在於主將之
節制宣勞將士自有舊例而自 上不為下問故不敢啓達請
姑待六七日若更無邊報舉行何如答曰知道宣勞事自有前
例舉行可也

史臣曰南征將士有罪無功而欲舉宣勞之典其來市恩之
譏宜矣

○憲府啓曰朴漢宗縱恣無忌脅制憲長之罪已為駭愕而前日
宮闕焚燒之變實由於此人則雖逆諸四裔以終其身猶未足
以贖其罪而慰衆怒也只削其爵薄示其罰已為失刑而曾未踰
年特命給牒又未半歲竟命叙用不知此人之進退有關於濟
時扶危之際乎請速還收叙用之命不允以啓答曰姑依允○夜
異方坤方如火氣

丁卯憲府啓曰近來國家之事顛倒失宜賞罰多門恩怨異歸
是豈國家之福乎今觀備邊司所為多有專擅市恩之事大軍

之還特命宣勞者必因其將士平大賊立奇功然後可以當之
海中小醜剽竊南荒國家別遣三元帥領率大軍而往則必使
殄殲無遺片帆不返然後庶副委遣之意而南方沿海之鎮幾
盡陷沒國家之恥孰大於此為將者反誇其功已為不可而備
邊司又以宣勞啓請苟有其功可勞則自有 聖鑑奚待其言
乎物情極為未便請速還收成命不允○諫院啓曰國勢方急
朝野危懼都下精兵幾盡赴戰遠近徵募兵不憚勞南畝之民
釋耒操戈軍勢未振防備可慮伏見傳教勿抄陵寢之僧當此
之時萬有逼近之患則在朝臣僚孰不赴爭於敵以救國家之
急而獨使陵寢之僧飽食安卧可乎抄僧添兵助其軍勢使國
家置於無虞之地是亦衛安陵寢之事也請令兩宗首僧抄領
強壯躬付防戍不允久啓答曰姑依允○巳時坤方有聲如放
砲一度

戊辰以全州府尹李潤慶為嘉善大夫金孝甲為藝文館檢閱

孝甲 謹厚寡言 笑論議甚正 操守不苟 ○夜流星出天市西垣

入翰苑

記時政

直書

不諱

議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謹之

者

入氏星下狀如拳尾長七尺許色赤

己巳 上召對侍讀官鄭宗榮曰洒掃應對小學之事若以洒掃應對為末節而不習則蒙養之功有所虧矣古人之學蒙養為大後世人材之不出者豈有他哉以其蒙養之不素也今世之為人父兄者教其子弟但以雕虫小技躡取科第而不知以蒙養為何事少而不習長而無學人材之不出固也窮巷之中或有志學之士而顧無明師無所樞衣就學焉如使通解古今識達義理者為童蒙之師以之訓迪小子則蒙養之學復明於今日而人才之盛不讓於古矣○憲府啓曰學官韓智源性行麤鄙濟之以凶險在於言官之日論人過失不以其公而皆循一己之私奴顏婢膝於權貴之門其為鄙陋之狀極矣臺諫請治其罪而自上特從寬典削奪官爵人心猶以罰不當其罪為未快矣今未數載復命還給職牒物情極為駭恠未知上意好惡之所在也

史臣曰智源陰險忌克貪淫麤鄙附李苞尹元衡作為瓜牙

擊搏異已大張聲勢縱恣無恣時人反目

答曰韓智源事貪風大熾公道板蕩當此之時欲治貪婪之人其意則固善矣但公論止行於軟地予嘗慨歎糾察其權重難言之處可也以一智源之被罪豈能革沈錮之時弊乎不允以啓乃允

史臣曰韓智源固非所謂軟地者也阿附權臣其勢固飾奸舞術其才長真奸賊之魁也然居三公六卿之位以貪縱凶險為心者豈無其人而臺諫之論莫之及者蓋鋤根除本勢有所難者歟

○日暈○開城府有虫如二眼蠶損食田穀咸鏡道安邊高原蝗虫大如二眼蠶小如一眠蠶損食田穀而至如瞿麥春麥既已穀穗以此多傷定平成興有虫青黑如一二眼蠶損食麥葉庚午日微暈○黃海道黃州境內春麥落虫安岳境黑虫或如一眠蠶或如二三眠蠶落於早穀田如蠶食葉日漸滋蔓

辛未巡察使李浚慶啓本五月二十七日倭船來泊加里浦僉

使李世麟以單弱恐不能支出城門外登山結陣以禦之二十八日賊入城中盡焚其行營大廳及軍器糧餉等庫又焚其兵船或奪取以去移泊會寧浦權管魯克精亦出城門外以避其鋒賊圍城三匝踰入其城遂焚之

壬申傳于政院曰昨見巡察使啓本則倭人剽掠加里浦兵船或奪或焚而去云若預知寇來則當移避以截之何如是處置之踈乎問于備邊司○備邊司啓曰雖預知賊來而船隻則不得已置在水上不得避截其勢然也答曰知道○兵曹啓曰凡出師之時例為燾祭而前者防禦巡察等使出歸之時忙遽未行今賊雖已退不無聲息請行燾祭答曰如啓○倭奴圍鹿島與陽縣監慎之詳及其權管金嘽共守其城即馳報于兵使趙安國及左道防禦使南致勤時日未暮矣安國等在興陽

臨鹿島三

十里皆不以其日赴援越翼日平明致勤率大軍至賊遂解圍走

安國反以慎之詳金嘽為不能開門出擊杖之

史臣曰當是之時鹿島之不為陷沒者幸耳趙安國南致勤

皆擁重兵在三十里之地而不即赴援其委遣將帥之意安在既不能赴鹿島之急而又罪其守城之人是欲歸咎於他人而自掩其罪也其為罪至是而不容誅矣

○夜月暈

癸酉下書于八道觀察使曰今年兩澤周足申勅列邑勸課耕耘俾不失時且各官守令或依憑防備侵漁百姓或因抄發僧軍侵虐一族切隣者亦多有之別為申勅使無其弊其不用命使民生不得安業至於逃散者摘發馳啓○政院啓曰自上慮有守令侵漁百姓之弊下諭各道此實丁寧惻怛之教也但當此大軍調發之時雖以軍法驅之猶且退避不赴今若如是下諭則恐無知軍卒盡為窺避致誤軍機重事至為未便况僧人本無定居不因一族切隣而推之則難以抄發一聞此教益為逃散將無有從軍者矣故臣等敢啓答曰今之軍令雖曰解弛而若刻迫侵督使之逃散則無益於赴防有害於邦本不亦重乎下諭監司量其民弊使百姓興起赴役可也

史臣曰 上之此言豈為民哉但為僧耳邊圉孔棘命抄僧
軍雖出於不得已而其所以憂之者至矣噫南方之民橫罹
鋒鏑者不知其幾而 上之所以為憂者唯在僧人一族之
侵虐此所謂不知類也後日之害其必有大於今日倭寇之
變乎此有識者所以憂也

○憲府啓曰臣等伏見昨日全羅道巡察使李浚慶啓本不勝
痛心聞其賊倭之勢他無長技只恃槍劍下陸深入而無一人
邀截而追擊以挫其鋒故縱橫衝突輸載其糧餉軍器焚蕩其
官舍民家靡有孑遺使虜勢益張我軍沮喪安有如是痛憤之
事李浚慶既受委寄而下歸則即當出萬死之力振肅三軍之
氣折衝千里敵王所愾可也下歸之後縮坐羅州不曾進一步
建旗鼓為諸將倡而兵營列鎮之陷皆在浚慶下歸之後了無
方略措置之事今於加里會寧麻島之戰浚慶亦無救援之策
事去之後但因其手本牒呈書寫啓聞而已此則其道觀察使
亦可以為之何必持命大將授鉞而遣之乎盡傾都城精兵而

往呀成何事首將之逡巡畏怯如是故趙安國之救援靈巖也
自羅州至靈巖僅三十里而不即馳赴隔二十里而止宿托稱
日暮慮有意外之變而遲留退縮僅獲鄉校炊飯殘寇而未能
追討皆由於浚慶之不能節制而軍令之不嚴故也賊未水遠
雖不可專科示罰請命削浚慶一加以使整肅軍政一以使自
知任重

史臣曰李浚慶素有時望方其授鉞而往也人皆以非常之
功望於浚慶而終不能揚國威靈制敵取勝浚慶之聲聞至
是而損矣夫倭奴之來寇者但有剽竊之心非有箝制統攝
而行弭令者也故攻之則潰退之則走倭寇之敢肆其毒者
以我軍之退縮也浚慶任元帥之責而不能行其弭令於一
道使諸將遲留畏縮而軍法不加焉是浚慶忘國家之急而
欲免他日之讒謗也大抵成功敗事皆出於大將今日之不
能成功何莫非浚慶之罪乎雖然使浚慶不得自制而所以
至於如此者備邊司為之也備邊司無決勝千里之智而籌

策紛紜欲使一號令皆出於其手假令浚慶能殲敵制勝而
少有違於備邊司之節制則浚慶之能免其禍亦未可必也嗚
呼自有備邊司以來國事顛倒中外騷擾至於邊將之授守令
之差皆由於備邊司之薦而爵賞唯吾之所欲人言不足恤矣
而徇私掩公之害至是而極矣

答曰倭寇放恣作賊將至一朔而浚慶無方略措置之策臺諫
所啓當矣然削加過重嚴辭峻責可也○諫院啓曰近者軍令
不嚴人心懈怠徒以退生為幸不以滅賊為計雖遇制勝之勢
頓無進戰之意觀望遲留坐失機會使醜類益肆輕侮之心國
耻無時而可雪豈不痛哉今觀鹿島被圍之事防禦使南致勤
兵使趙安國領大軍同在興陽見慎之詳告急飛報在於其日
未時固當先發伏兵大軍繼至多般出奇掩襲急擊使數少下
陸之賊狼狽失勢未及乘船期於殲滅可也興陽距鹿島僅一
息程聞變即發則不至於日暮矣至於酉時乃見圍城之報然
後始遣伏兵托以風雨路險不即馳赴而翌日雞鳴時啓行云

設使鹿島不能固守而陷沒之禍出於頃刻則逗遛不進失誤
軍機之罪其誰當之巡察使下去之後如此失誤之將非一二而
視為尋常一不推治亦為失矣請以嚴辭峻責之意下諭巡察
使使南致勤趙安國自知其罪答曰如啓○宣傳官洪仁祿回
自全羅道啓曰臣聞之鹿島所掌絕島之中倭船二十餘隻依
泊而風濤不順故進退為難留住不去而南致勤趙安國時在興
陽措置防禦云且當初靈巖長興康津賊倭焚蕩之時城外閭閻
士庶之家亦有婦女被擄而去者云○傳于政院曰今見慶尚監
司書狀則榮川有大風拔木之變漆原有山石反卧之異災變見上不
知有何事而致如此之變乎憂慮罔極令弘文館歷考前代山石
反卧之變以啓○江原道通川有虫大如三眠蠶小如二眠蠶既
食田穀又移枯燥之畜數多繁盛少無寢息之意歛谷杆城虫
災大槩相似

甲戌備邊司啓曰師行祭肅古事也但退祭非禮况此祭乃祈
告也捨廟社而只祭於燾輕重失倫請退與廟社並祭何

如答曰如啓

乙亥巡察使李浚慶啓本鹿島解圍之後倭船二十八隻退泊于金堂島六月初三日南致勤與兵使水使具戰艦六十餘隻分三衛追擊於六十餘里倭船二十六隻中箭勢窮先為北走二隻捍後拒戰我軍亂射倭賊幾盡中箭合于一船遂棄其一隻我軍因日暮乃還○以李瑛為議政府舍人陳寔為吏曹佐郎金慶元為司諫院正言洪天民尹澍為弘文館修撰

丁丑宣傳官朴世賢回自全羅道啓曰李浚慶言倭賊敗北於鹿島之時無天字地字銃筒故不能破其賊船致令遁去極為痛憤云所經一道鋤禾者不過女人二三而無一夫荷鋤者問之則曰軍士盡赴征役餘存老弱亦以公私運糧事下去故如是云○慶尚道觀察使權轍啓本對馬島主宗盛長別遣船來言曰賊船一千餘隻吾都等島作賊後九十餘隻分三運必是指向朝鮮其餘船本國堅禁使不得指向貴國事書契逢授齋來云啓下禮曹

已卯 上宮對○戶曹啓曰用財之道量入為出然後國有餘
儲而不至於窘乏近年以來連歲凶荒民不聊生稅入之數日
漸減縮前年繕修今年救荒費用甚多今之倭變又出意外全
羅道田稅未納者幾至一萬三千餘石平安道田稅亦難保其
必來非徒百官祿俸多致虧缺凡百經用亦多窘竭若不預為
減省無以善後汰冗官省浮費收丘史等事請廣議施行答曰
如啓仍傳于政院曰東西班二品以上會議于闕庭○領議政
沈連源等東西班二品以上詣闕議曰汰冗官省浮費收丘史等事請
依繕修時例施行何如且忠朝府只為原從功臣而別無所掌
之事請姑權減合屬于忠勳府司贍寺綿布在 祖宗朝厥數
不敷故官負數少今則或不能察其司中之事請減副正一員
分作奉事參奉各一員則副正之祿可以分給二員而尚有所
餘此亦減省之意也分司畜署則典牲署直長司畜署別坐往
掌其事監牧羔羊雖無此官而典牲司畜二司可以檢舉請直
長別坐權減假引儀六員請勿付軍職待兼引儀有闕然後付

祿司宰監副正繕工監副正司僕寺副正濟用監判官內資寺判官內膳寺判官昭格署令請減省答曰皆如啓但昭格署則亦祭享之所勿為減省

史臣曰昭格署之設既非吾道之正則雖革罷可也而况於一員之減省乎上教如此其意向之不端亦可見矣

○謝恩使洪曇狀啓 皇帝如前一不視朝時未封太子 大

明會典頒降與否多般聞見 皇帝時未畢覽臣到京翌日報

單子之後宦官二人急來于臣所寓玉河館曰咨紙在那裏

皇帝下問故來問吾乃太監所進也云禮部尚書王用賓適在

闕內因序班聞太監問紙之語乃曰闕內急用之紙不可拘例

緩進明日當先入啓云序班以此語諸譯官又今二月時分獲

賊五萬餘人由馬蘭峪以入作賊於玉田薊州地方殺掠居民

不知其數然將趙漢指揮二十餘人戰死軍兵之敗沒者亦多

且於南方蘇州松江所屬上海嘉定等縣及江東地方倭奴作

賊連歲不止搶殺人物焚燒房屋劫虜工匠掃柵蓋廠鋸板造

船宰猪釀酒略無顧忌至去年秋尤甚朝廷調山東浙江江西
兵馬倍前措置另加備禦官軍畏怯逗遛不能趁時勦捕益致
賊勢驕橫恣行無忌至今仍留不退云且 皇帝勅諭遣使來
奏進紙張具見恭順朕用嘉納使人回特賜銀一百兩常服紵
絲紗羅各一襲以示眷答至意欵哉故諭啓下禮曹

庚辰全羅左道防禦使南致勤請以本道寺刹之鍾鑄銃筒
上不從○傳于政院曰今觀南致勤啓本則欲破佛鍾鑄為銃
筒云夫物久則神古來流傳之物破用未便自京多鑄下送之
意言于備邊司政院啓曰傳教以為物久則神此乃佛家之物
而教之如此不可以此言傳于備邊司使之書布中外極為未
安答曰凡于久遠之物則俗語必以為物久則神此泛稱之言
也然削此四字可也雖曰佛家之鍾而亦久遠之物不可輕破
以此意言于備邊司

史臣曰 上之於佛教信之酷而感之甚偏護寺社曲庇緇
髡其所以心誠好之者至矣欲抄僧人以助兵力則辭以陵

寢之僧欲毀佛鍾以充兵器則托以久遠之物當此危亡切迫之時而 上之所以留念者唯在於此此與齊元之講老子梁武之談苦空奚遠哉即位之初始有崇佛之端而人疑以為 慈殿之所為也由今日觀之則不必皆出於 慈殿而上之所以崇奉者亦云至矣寺刹無用之鍾何有於神而亦令勿用噫其所以神之者乃所以感之甚也嗚呼痛哉

○舍人李瑛以三公意啓曰南致動請破其道佛寺之鍾以鑄銃筒而不賜俞允但教以自京多鑄下送然天字地字銃筒不可以雜鐵鑄也雖鑄之必以水路輸送則非但稽緩而倭寇退泊於諸島又有見奪之患矣大抵近日所鑄皆以雜鐵鑄之故習放於江上而皆為破裂今欲鑄成則非諸寺之鍾不可也且銃筒之鑄必多入鑄鐵而後可也寺刹之鍾多入鑄鐵故致勤啓請矣成敗甚關而國之危亡在於呼吸雖有用之物尚可破用况無用之鍾乎請從其啓以其道諸寺之鍾鑄成何如前日臣等請破大鍾臺諫亦為啓請而自 上至今留難物情未便若破京外之鍾彼

此交鑄則勢甚便易敢啓答曰大鍾雖曰無用久遠之物不可輕破不允

辛巳 上召對

壬午傳于政院曰尹汝弼死矣為 仁宗及 章敬王后還給職牒以禮葬之左承旨李鐸右承旨朴公亮左副承旨李澤右副承旨白仁英同副承旨慎希復啓曰尹汝弼追爵禮葬事已傳教矣且教曰為 仁宗及 章敬王后也 聖意至矣但汝弼以逆賊之父得保頽喘老死牖下 聖恩已為罔極而追爵禮葬之命又出於身死之後臣等深恐王法自此不嚴而亂賊無所懼也請還成命

史臣曰汝弼 章敬之考而 仁廟其外孫也如使汝弼死於

道路不得大葬則竊恐 仁廟 章敬之靈必不瞑目於地

下也此 聖上所以有追爵禮葬之命而能盡其孝者也政

院雖不防啓亦可也

史臣曰臣按汝弼 章敬王后之父於 仁廟為外祖也

上之此舉正合於義而政院之啓如是未知何意也使 孝陵
無外家可乎

答曰若他人則自上亦豈敢開端乎為 大王與 王后也豈

以此而有王法不嚴之理乎不允○日暈

癸未憲府啓曰尹汝弼以逆賊之父得免其死以終天年刑政
已為解弛又 命復職禮葬物情極為駭恠如是之罪則邦有

常刑不可以一時私意而有所低昂撓屈於其間也臣等非不

知自 上推孝於 先后 先王而為此法外之恩典也但既

為逆賊之父而特原其死恩已厚矣法已寬矣又從而復職禮葬

誠恐國家討逆之法從而嚴亂賊之黨將無所忌憚也大抵

法之所在恩不可掩請速還收復爵禮葬之命答曰汝弼非如他

人當初為 先后 先王已未減其罪矣豈可比諸他人而不

為追爵禮葬乎不允

甲申諫院啓曰尹汝弼以逆賊之父不即正其罪老死牖下恩

已至矣今者命復其職而葬之以禮其於 聖上追孝 先后

先王之意則至矣而但恐王法自此壞矣夫法者公器非王者
所得私也豈可以一時私恩撓屈於其間乎物情極為駭恠請
還收成命不允○以崔燭為司諫院司諫奇大恒為議政府檢
詳黃瑞為司憲府持平睦詹為弘文館校理洪淵為司諫院正
言李翎為聞慶縣監沈鐺為花梁僉使

史臣曰沈鐺時在南征軍中告於從軍兵判鄭士龍曲從厥
父通源之請以四品之職越擬堂上僉使之望鄭士龍曾被
物論士林唾鄙不容於清議久矣今乃附托於尹春年乘時
趨勢得掌兵權又欲媚於戚里以為自固之計陋哉陋哉
乙酉傳于政院曰興師動衆大事也出師之時例有祈告之祭
今此湖南之賊後若再來則當復興師令慶尚全羅兩道預行
祈告祭於名山大川事言于備邊司

史臣曰武王伐商告于所過名山大川則山川之有祈告古
也然興師之時既不致告而後日倭寇之再來未可預知則
預行祈告於山川於禮無據適足以貽笑於後世者也

○憲府啓曰花梁僉使沈鐫出身未久又無來歷以初陞四品之人擬於堂上之望古無其例今始開之物情極為駭恠臣等之所
以論之者非以沈鐫為庸劣終不可為堂上也固是可用之人自
當循資漸陞何必不顧其法濫加重爵乎請命改正不允後累
啓不允○黃海道延安等五官蝗虫或體黑頭紫大如三眼蠶
丙戌諫院啓曰南征將士雖無克捷之功然其冒暑雨犯矢石
不可謂無少勞矣今者在京優游逐聚之人皆付高品獨於南
征從事官等降付末品豈國家勸忠信責戰功之意乎該曹非
徒不恤公論亦不顧承傳本意顛倒至此請從事官軍官等依承
傳並准本職付祿答曰如啓○日微暈

丁亥 上召對○備邊司啓曰儒臣之可為將帥者在 祖宗朝

代不乏人而今則無有焉人才之盛衰雖若關於世運之隆替而
亦未必不由於作成之有道與否苟能有道以作成之則臨用無
乏人之患矣五六十年來拘於昇平未有作成之方雖有文臣試
射之事而不過為文具戲玩而已無恠乎人才之不出也文官自通

政以下至九品或習弓馬或有才略之人別為抄擇或親試射御或策方略多方勸勵成就其中材器特異者不次擢用預為養望以備他日之用且評事之職乃古掌書記之任古之儒將多由此出臣等聞 祖宗朝有兵馬節度使處皆有評事後來只於咸鏡北道平安道有之他皆革去是必重西北而輕南方也今防備之勢無南北輕重之異宜於有兵馬節度使處皆設評事以所抄文臣差之佐軍政習邊事則雖無監軍御史大小邊將自然有所忌憚不敢縱意為非然則一舉而兩全矣答曰皆如啓戊子夜坤方如火氣

己丑 上召對○日微暈

庚寅日微暈

辛卯濟州牧使金秀文馳啓曰本月二十一日倭船四十餘隻自甫吉島直向州前距州一里許因下碇留泊命名三公及備邊司堂上會議于賓廳傳曰全羅道賊倭近不現形意其已還本土矣今又見形於濟州云若下陸則後兵及善射人當多抄入

送矣若以舟師挾攻則預先措置何如連源等回啓曰賊倭自
甫吉島入去必康津作賊者留住於中間臣等聞之巡察使今
方抄發援兵云若援兵入歸則別無他策當以舟師入送矣臣
等請退于備邊司更議措置答曰知道○讀書堂上劄曰伏以
人君之誦一令其所以感一國之心者甚大故明王猶愛
頰笑之微而况施諸命令者乎 殿下自臨御以來留念右文
銳意作人鳶魚之化既洽於學校之中而振作之方尤勤於館
閣之上寵待之恩加於舊制勸課之目別有新規雖菁莪棫櫟
之盛何以加焉然而時有安危之勢事有緩急之宜今者倭寇
之變出於不虞始焉交刃主將喪首繼而衝突連城失守子女
為其俘虜室廬為其焚蕩使百年雞鳴狗吠之地盡為丘墟言
之可謂慘矣六月興師舉朝旰食湖南之賊纔退濟州之報繼
至當此之時有降題試製之命臣等固知 殿下右文之意不
忘於國家多事之時也但搶攘之勢已急於邊圉而試製之命
遽下於詞臣右文之治固是帝王之盛事而國家之危間不容

髮則何暇鳴和鑾清節奏哉近來紀綱解弛賞罰顛倒人情解
怠政令不行加以星孛北斗虹貫白日人妖物恠疊見層出人怨於
下天怒於上今日喪師陷城之禍無足恠也 殿下苟知時勢

之至此則當恢容受之量以求弘濟之策而臺諫之伏蒲侍從
之抗章雖皆禦敵之急務 殿下待以詭詭之色使輿情愈鬱
邊備益虛以此言之 殿下似未知時勢之至此也臣等俱以

庸劣叨蒙恩寵非一日矣今當邊警告急之際了無借箸安邊
之畫徒有賦詩退虜之譏敢達危懇以效犬馬之誠伏願 殿

下審於安危之勢量其緩急之宜轉危為安使寇賊立退則是
乃臣等承製之日也吾曰觀此劄辭所論當矣然 祖宗朝賜

暇勸獎優待之意至矣非不知時事之危急而試製非如他事而
題中之事又合時事故酌量為之也勿為未安○知中樞府事李

賢輔卒賢輔永川人蜀冠始讀書為文為流輩所推燕山朝登第

近度主心佛而且許之未幾言事忤旨被竄及中廟朝累官至司
諫其後屢為便養乞外皆言聲績以戶曹參判退老于鄉

廟仁廟朝嘉其恬退陞秩召還而皆不至今上朝命召又
力辭仍上疏論事切中時病為人天性孝友恬淡寡慾居鄉未嘗

以私于公唯以閉適自娛近來
能全晚節者以賢輔為稱首
○傳于政院曰李賢輔累召不至
今也則亡子甚惻然祭賻等事各別為之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八

田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八

金世祖立子甚與珍等親善事各傳錄之

以金世祖立子甚與珍等親善事各傳錄之

(B)
732.55
4724
[v.13]
no.12
0194267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2